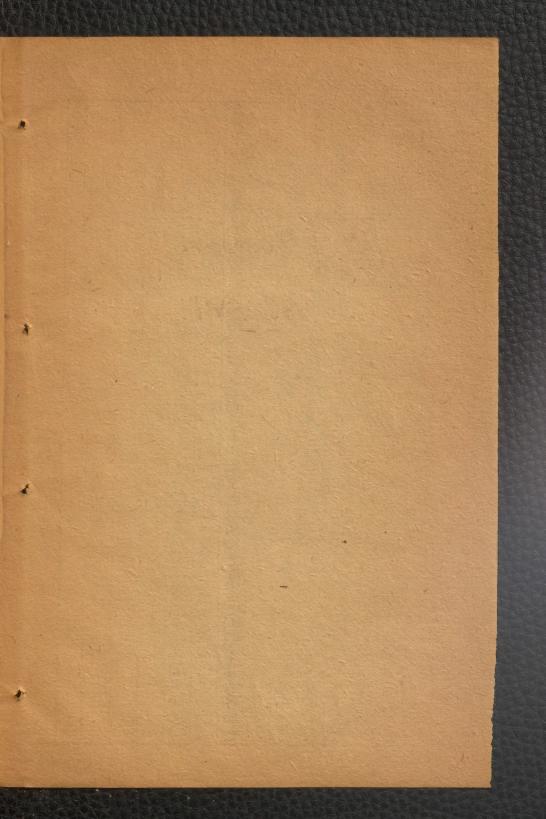
[C.] Ohnise Vol. VI.



醫經濟個集 則死矣歌能解之亦敢能復生之乎先正謂淮南之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可也謂其悉當亦不可也然經於諸樂名下不著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樂入口惟味為先故也 管其所可當而不等其所不可嘗不可害者既可知而可害者亦不必待子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管不 晋而始知也的待乎物物公害而始知則不足調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則雖不害亦可知也 有矣豈中毒者日必と十乎設以其义十毒偶見於一日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宜死而可解毒之大也 又樂中雖有王石蟲獸之類其至家者惟草為然故逐日當百百日日置獨當草哉夫物之有毒當一毒馬 夫神感立極之大聖也関生民之不能以無疾故察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贻後人因不待乎物物公 准南子云神恩等百草一日七十妻子等明里至安至于此未始万漢大五子所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故使其所知果有待了必審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農忽疾俱備而歷武之乎况污穢之雜 小可當者其亦當乎且味固可以當而知其氣其性其行經王治及畏惡反思之類亦可以當而知乎的 **元則害承迪制論** 神農學音百草論 吳勉學

下讀內經六微古論至于九則害承極制谓然嘆口至矣哉其造化之樞紐子王太僕發之於前劉何問

之中而莫之或欺也何間日已元遇極則反似勝已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質求哉故後傷嚴陰所五為 地理之應乎歲氣也方則害永延制二的言抑其遇也制生則化止生化大病四的言有制之常與無制 帝曰何也政怕曰元則害承延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害觀夫陰陽五行之在天地 風生終為肅少陰所至為熱生然為寒之類其為風生為熟生者元也其為肅為寒者制也又水沒而為 平之永斯見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來迹之不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以者然可以者常存乎者以此物 元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也其不元則隨之而已故雖永而不見既元則克勝以 之變也永猶随也然不言隨而日承者以下言之則有上奉之家故曰永雖謂之承而有防之之義存馬 推而陳之夫自顧明之右止君大冶之十五句言六節所治之位也自相大之下止陰精承之十二句言 矣元則害承過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敢夫大僕何間已發揮者茲不赘及其未悉之首請 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測莫測故不息也可常則自 愈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垂亂之政日以極矣天地其能位于雖然高也下也弱與強也亦等或使然 問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强者折之弱者濟之蓋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則高者愈高下者 水位之下土氣永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永之全位之下火氣永之君大之下陰精永之 復行一步全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不氣治之復行一步若大治之相大之下水氣水之 之應六節氣位何如政伯回顧明之右君大之位也君大之右退行一步相大治之復行一步之氣治之 聞之於後聖人之總始靡遭矣妖學者尚不能釋然得不猶有未悉之旨也歐謹接內經帝曰顧聞地理

能以無制馬耳夫前後二高所王雖有嚴氣運氣之殊然元則害承過制之道蓋無住而不然也惟其無 氣也固亦有元而自制者的元而不能自制則湯液鍼石導引之法以為之助若天地之氣其元而自制 為自無而有化為自有而無或以二生化為一意或以太病為喻造化之機息此數者皆非也且夫人之 者言謂萬物也以變極而突甚故日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萬物言以人論之制則生化 威衰者言六東分布主治法為威衰昭然可見故口外列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既元為害而無所制 者言有所制則公氣不至於元而為平平則萬物生生而變化無躬矣化為生之盛故生先於化也外列 之則無以見經首之周悉矣制則生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生化 通逐併遺四句而用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元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制之外之餘意也故或遺 或有元即起而克勝之矣餘職皆然制生則化當作制則生化益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 住而不然故求之於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五臟更相平非不元而防之乎一臟不 憲雪王發而顯殿之類其水發上發者元也其雷雪顯縣者制也若然者益造化之常不能以無元亦不 正氣耗散八五臟六腑四肢百散九竅率不能遂其運用之常也或以害為自害或以永為承襲或以生 猶元氣周流滋禁一身八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數皆藉馬以為動靜云為之王生化大病猶如氣心補 則敗壞事亂之政行矣敗壞事亂之政行則其變極矣其实甚矣萬物其有不病者子生化指所生所化 者固復於平元而不制者其熟助哉雖然造化之道的變至於極則亦然必自从而復其常矣學者能亦 所不勝平之非既元而克勝之乎姑以大心而言其不元則腎水雖心大之所畏亦不過防之而已

要者他人成之益得於所聞之滿耳 冬之令也大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為土風土斯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違經愈漆矣或曰心 為濕此其權也又如大為母土為子當長夏之時暗令猶在即大元也大既元極則限令不至矣限者 春旺之時冬令猶在即水亢也水亢極則木令不至安木者繼久而承水也水既元則害其所承安所以 之太僕河間而恭之此論則造化樞紐之詳亦庶矣子然張戴人治法心要則日假令水為母木為子當 夏而承大也大既元則害其所承矣所以無無權也濕無權則無以制水水既旺則大乃受制也水者嚴 木無權也木無權則無以制土土既旺則水乃受制也上者繼長身之今也水受土制熱克其寒也變而

**買氣所傷論** 

内攻於職府則放逐外散於筋脉則養弱也級謂逐氣也久寒且最春陽氣發寒不為釋陽佛子中寒佛 冬傷於寒春心病温王啟至註云風中於表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洞泄或強泄夏者已甚於熱復收 級冬傷於寒春必病温陰陽應家如扁日春傷於風見生殖泄夏傷於暑秋心疾症於傷於濕冬生就嗽 雨熱相攻則為成於被既勝冬水復旺水濕相得肺氣又衰故乘肺而為放嗽其發為養級者蓋濕 春適旺風雖入之不能即發至見肝衰然後始動風法未疾則當發於四肢見以陽氣外風風不能外發 素問生氣通天論隔日看傷於風如氣留連刀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疾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放於為矮 持故為温病傷寒論引素問後偏八的成無已註云當春之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

故攻内而為預泄當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濕則干於肺門以私適旺濕雖入之不能即發至之肺

火同德動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腎水虧也長夏己九三焦之氣威也命門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腎 令不及所勝妄行故大得以夫上而克金心大既刑於肺故肺氣逐而為放所不勝者悔之木氣上行與 在風土之分故為寒熱肺金不足西斯寒熱此皆在水未定之氣也故為疾症不發於夏而發於秋者以 相大水入於王則水大相干水大相干則陰陽交争故為寒熱東木氣終見三便是少陽相大合也少陽 過少陽旺也所生者受病則肺金不足所不勝者海之故水得以乘上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為 矣本氣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者侮之是以土乘木之分變而為強泄也所以病於 展熟在西之分方得其權故也於者清肅之氣收斂下行之體也為展所傷是長見之氣不與秋令也秋 於夏者以木絕於夏而土旺於夏濕本有下行之體故也不病於春者以春時風雖有傷木質當權故也 行三冬之今也以是知水大過矣水既太過金蘭愈嚴是所勝者來之而妄行也所勝者來之則不虚明 補陽而為温病王海藏曰木在時為春在人為肝在天為風當春之時發為温令及為寒折是三春之日 衰然後濕始動也而法腹疾則當發為下利冬以陽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而為敬嗽當夏之時 虚當又之時寒氣大行久傷於寒久以陽為王内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 看季夏也季夏者殿上也君大持權不與之子暑濕之令不行也混令不行則土虧矣所勝安行太和太 看我大行夏傷於暑夏以陰為王内暑難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内主然後者動搏陰而為疾 一行與脾土濕熱相合為疾因效而動於脾之濕是以效敢有聲有從不發於秋而發於冬者以其六 極肅殺始得其氣故也冬傷於寒者是冬行春令也當寒而温火勝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去

这風發熱頭灰自汗放散院促等病其過時與久而發則為邁風熱中寒中偏枯五臟之風等病是則而之人的好才作者者下方,不 日必為此病也且夫傷於四氣有當時發病者有過時發病者有久而後發病者有過時之久自消散而 時形診路著刀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為傷風傷暑傷濕傷寒耳非是初受傷之時能預定其今 乎及其既發病然後可以診候始知其客於其經絡其臟腑其部分成甚病耳註釋者前候因病始知病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此之謂數但又輕輕乎易說去則經首自明而無牙鑿之謂矣何以言之夫原者 不成病者何哉益由犯氣之傳變聚散不常及正氣之虚實不等故也且以傷風言之其當時而發則為 原之理則於此四傷不勞餘力自迎及而解妄夫洞泄也疾煙也敢與痿厥也遇病也皆是因其發動之 展寒者天地之四氣也其傷於人人豈能於未發病之前預知其客於何經絡何臟腑何部分而成何病 文也或謂春傷於風是人為風所傷非也若是則止當頭痛受風自汗何以言夏為預世哉令言春傷于 其所承之子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的相通其理與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與法通不公拘於 風即是時傷令也明矣思按此四傷諸家註釋皆不得經旨者益由惟求太過故也孟子日道在過而水 陽氣泄于外骨水虧于内當春之月時強木長無以磁生化之原故為温病耳夫春傷于風夏傷子暑冬 佛于寒醉理皆順時字傷令字也獨秋傷于濕說作今字傷時字讀者不可疑也此四說皆母所元而審 病於看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才得其權大寒之今復行於春腠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苦之 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术不足也所不勝者御之大太遇也大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為温病不病于冬而

致此 病也雖然本長夏之公侵遇於秋月縱使即發亦近於遇時而發者矣此當只以秋發病為論展從 但既與風暑寒三者並言則此豈得獨為即發者子然經無明文終亦不敢比同後篇便斷然以為冬發 即發而至春其身中之陽雖始為寒和所鬱不得順其漸升之性然亦必欲應時而出故發為温病也若 劇馬暑者夏之今也夏感之偶不即發而至秋又傷于風與寒故為痎瘧也寒者冬之今也冬感之偶不 時而該於夏也且夏大司權母能做子何故不發于土痕極之時而反發于土受強之時乎其說不通難於夏為本食和動稱謂風既通肝則正當本旺之時本極城土極東英理宜來旺而即發于奉不宜反為常子故水穀不及分別而併越下以泄出也其為發泄亦類也表說者謂春傷風為內通肝同泄沧泄為 目 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水以為人篇恭入泰朋之中本非泰問元文也余今所推之表乃是泰問本旨意五重大氣之篇所叙燥之為病甚多何哉余口運氣之篇與泰問語篇自是兩書作于二人之手其立意於我而行故曰我傷於濕其平氣則又不傷人此經所以干傷人止言風暑濕寒而不言燥也或問余日於我而行故曰我傷於濕我今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長夏其不及則為濕所勝其太過則同于大化 故其今亦各就其本時而行也若長夏則高旺於六月之一月耳秋雖亦有三月然長夏之濕今每侵四 異夫春之風愛之者冬之寒皆是本時之今也濕乃長夏之今何於秋言之益春夏冬每一時各有三月 以為同泄者風盖天地浩蕩之氣飛楊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勝胃之職其能從容傳化以別而但 天秋傷濕其今行於時之我上文已論之矣前為所謂上逆而效發為痿厥不言過時似是當時即發者 傷寒為温病意亦賴此但我傷濕上逆為奴嗽為蹇厥其因病知原則與三者同其令行於時則與三者 人亦能知子世有大妻脉法雖或預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於之的者而始能知再夏傷暑為疾症又 也的洞泄強泄之病本生熟能知其已傷風於前將發病於後即假如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 一請陳四氣所傷所病之表夫風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發而至夏和既不散則公為灰其所

腸胃之外復於感風故疾作且觀素問於論可見其與夏陰王内秋陽内多素動補陰何相干故久傷軍 為四肢之疾乎所謂用溫腹疾之義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傷暑秋為疾瘧者盖因暑疾城于皮膚之内 陽與夏回氣果欲外出則當隨其散越之勢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風善行數變其高病非一宣獨能 免泥於公字及未得經首然却不至太遠也若成無已之說則似大速矣然猶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 論則推求過極故異於人殊不知反穿鑿綴緝乖悼經首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儒所謂如大軍游騎出 皆富貴人也新沐中風則為首風如此之類宣一一皆然故讀者當活法勿拘執也夫王改至之註雖未 若可通矣經日未發無時倘風不傷於春而傷於他時不遇夏之陽氣外或將外發子將內攻乎沒風傷 之或言公或不言公者盖不可以為一定故也傷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論若此者可不謂之無不不其 於病温核處等間以必言之逐視為一定不易之解而日此必然之道暖乎果可必即果不可必即素問 逐而無所歸矣姑娘成無已王海藏之說辨其其者一二夫無己謂風谣未疾則當發於四肢雨溫腹疾 乎經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論而却不可以為一定不易者如日熱歌因醉飽入房而得熱中消中者 思寒而或受傷故濕氣得以乘虛上侵於肺發為放敗也觀者以此意求之經首其或者子或者見素問 春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入肌膚陽受所鬱至春天地之陽氣發其人身受鬱之陽亦不能不出故病 則當發為下利務謂則當二字次然之解也看傷風遇夏之陽氣外風而不能外發故攻內為預泄此或 **殿冷也後篇所謂冬生放牧既言過時則與前篇之表順不同矣夫憑氣久容不散至冬而寒氣大行肺** 于肺高於謂之上逆夫肺為諸氣之主今既有病則氣不外軍又濕滯經絡故四肢接弱無力而或

巴白知其不得解妄但未知謝者以為何如 寒等語其時傷令軟令傷時歇吾固知其不能不住於此也且暑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為季夏為恩 呼予非好斤前人之非意為其行害大義聯的經首以誤後人故不敢說順而嘿嘿耳然而悟道之罪固 經數称未達職又如以制物者為的勝受制者為所不勝與經所謂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及 經所謂相火之下水氣水之水位之下上氣水之之類皆是勝已者為水分以元為母水為干將水勝於 由大寒復行於春而後成也經日元則害承乃制其義謂已元極則勝已者來制如大元極則水平制之 不作設使大寒之令不復行於春其温病當作者逐不作乎况今之春為温病者比此皆是未當見其公 所承之子好何支離破碎徒帶解如此乎夫經中所言傷風傷暑之類甚多皆是以人受風暑等所傷為 商大寒之今復行於看陽氣外世界水內虧者病又謂温病為濕熱相助而成又謂四時傷皆毋亢而害 不與子而者操令不行於於傷臟謂秋為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於冬傷寒謂冬行春令大勝水 作也不惡寒者則亦不為再感而後發也故仲景白太陽病不發載而過不惡寒者為過的 難傷軍治下也離城和謂冬時感寒襲陽至春時再有感而後發余謂此止可論過病之有惡寒者可其則為軍治 傳之所其所勝死於其所不勝之旨全及美余如因時傷令不傷時之說委曲行說者固不暇患辨也鳴 土得不怪哉夫久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則成久温病矣安得為春温病乎其謂大寒之今復行於春温病 我未管行時傷人人多傷時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則虐論所謂見傷於者被傷於風與光傷於風後傷於 秋傷滋為今傷時故於春傷風間春行久入了而過為寒析於見傷暑間暑者季夏季夏香湯上君火持權 可見其與及陽王内春陰内王寒動稱陽何相干哉刀若海藏則又以春傷風見傷暑及傷寒為時傷 如

張仲景临寒立上考

之士有形乎善述之間具碌碌者當些超插頭之餘得不靡然從令争先快都而超簡略之地乎夫其法 其法其方果可委於大半裁雖然言立重訓之士猶不免失於此彼碌碌者因無足前矣夫惟立言重訓 也不也怕是寫為即病之傷寒設不兼為不即病之溫暑設也後人能知仲景之書本為即病者設不為 其方養膝太平而不知返日惟簡便是我此民生之所以無籍而仲景之心之所以不能别白矣嗚呼 弱并恐怕益失大恐越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雖移易無窮然莫能越其短度由能莫越而觀之則 法果不能祸於後人傷寒論其可一日缺乎後人乃不歸好於已見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野可謂 後人以歸咎於仲景之法而委廢其天半也呼使仲景之法果貼祸於後人傷寒論不作可也使仲景之 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為稱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子贻獨 病者過時而發於看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溫與者夫傷寒温者其賴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 而余未之見歐余雖不敏借請陳之夫傷於寒有即病者馬有不即病者馬即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即 能外突的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疑信相雅未免通此而科彼也嗚呼自仲景以來發明某書者不可 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意未聞有表章而不人者宣本之而不得之數將相循習而不求數都有之 爾仲景之書當家其所以立法之意的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為萬世法而後人莫能加莫 優大半而不管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令人雖以治傷寒法治温者亦不遇惜用目 不即尚者改則尚限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其能御夫拉工安治之萬變果可懂損而或發之乎是知支

1

然未嘗求其所以為寒之故能求其故則知過者本無寒證矣改之仲景書雖有陰事之名然其所叙 祇和未悟仲景立法本方而又通當温者病作之際其為感也固宜以余觀之其的膈滿悶嘔逆氣塞 同然未陪仲景書本為即病之傷寒設也且其者微音一書又純八温暑作傷寒玉滴而即病之傷寒之 治而成變證則惟太陽為多級使三陰遊亦或有寒樂設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眾乎夫惟後人 仲景書通為傷寒温暑改逐致諸温劑皆疑馬而不敢用韓松和雖曾桂枝湯之難用但謂今昔之世不 但歇陰經中下利嘔喊諸條却是敢和因其有歐逆而附逐併無歐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樂設 此者好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與可汗可下等諸扁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替解也 言之不妄或者乃謂三陰寒證本是雅病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盖由寒藥設治而致若 小言及此已是捨本旬末不能全規付景潘雜文以夏季前胸膈滿悶嘔逆氣塞腸鳴腹痛牙體拘急手 一通冷等發視為圖書謂仲景與三陰寒證脉理同而證不同逐別立温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陰寒 治温暑逐調其法通為傷寒温暑設叶此非識流而昧原者數的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 可借馬以為他病用雖然宣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惜也令人因傷寒治法可借 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有一書假借雖移易無躬然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也故非 不證任無證什之人八彼不即病之過暑但一於無耳何由而為寒散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余 一非內傷冷物則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樂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之病也且祇和但日寒而當温 是太時即病之傷寒故有此證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陰寒證求對於看夏温暑之病不亦悟乎雖然

證不遇面目青月扇如被杖咽喉痛而已並不言陰寒極甚之證况其所治之方亦不過升麻甘草問歸 名之本意觀後人所致陰毒頭仲景所致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後人所致陰垂亦只是內傷冷物或 論註又作明理論其表章名義鐵悉不道可謂喜羽翼仲曼者然即入陰經之寒證又不及朱奉議能識 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樂所變或內外俱傳於寒而成具非天地受養暑氣所中者也朱奉議作活人 語併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陽散等樂以治竊謂陰寒極甚之證固亦可名為陰事然終非仲景所以立 為熱而為寒也至於劉守真出亦以圖署作傷寒去論而遺即病之傷寒其所處辛凉解散之劑因為味 温子况温病暑病之少陰尤不可温也自奉議此說行而天下後世家害者不無矣逆夫成無已作傷軍 知仲皇專為即病者立法故其書中母母以傷寒温者混雜議論竟無所别况又被傷寒論為全事逐將 况即病立法之本首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於三陰諸寒證止隨文群義而已未嘗明其何由不 次傳陰經熱證與即入陰經集證室合為一立說且謂大抵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温而於所識即 書果數萬言於仲譽傷寒論多有發明其傷寒即入陰經為寒證者諸家不識而奉議識之但惜其亦不 實用而已並不用大温大熱之樂是知仲景所謂陰要者非陰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感毒專私入於陰經 者有中風傷寒銷治之失而立盖亦不無桂枝麻黄難用之或也既感於此則無由治失仲景立桂枝 更湯之有所王用往枝麻黄湯之有其時矣故其原病式有日夏就用麻黄桂枝之賴熟樂發表獨加寒 口陰毒自後之論者逐以為陰寒極甚之證稱為陰毒力引付最所叙面日青母痛如被杖咽喉痛數 陰經之見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陽明證之宜下者因為和熱入胃其少陰證果是傷寒傳經熱和亦可

時也可怕夫種技隊黃湯本非治温暑之劑則群疑水洋矣何也夫寒之初名於表也開腹理虧陽氣而 學不然則如具好前或玩出矣以我此有例如何如六分仲景之麻南尚挂枝楊本不改用於受歌之 成然各所與温病同但復遇一時而加重於温病耳具不及其而渴則無異也看發雖有恐風受寒等證 熱而因不惡寒者為温病觀此則知温底不當惡寒而當治其惡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雖不言暑 與下而主奏若乃春夏有惡風惡寒於類傷寒之證盖春夏暴中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致者 法但借其遺供不傳致使後人有多歧之軍若知伸景傷寒論專為即病傷寒作則知味黃桂枝所以自 茶矣此往枝陽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雖者盖由風寒在表又實天今寒冷之時而無所過故也後 為執故非幸温之樂不能開腠理以他其熟此麻黄湯之所由立也至於風和傷養雖及改腠理而不能 力偶中於萬一斷不可程為常道而守之令人以敗毒散祭蘇飲通解散了解散之類不問四時中風傷 其桂枝麻黄二湯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逐熟之語也於是用辛凉解散府為得宜的不慎而輕用之 不然則或是過暑將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寒而動乎久齡之執遂發為過暑也仲景曰太陽病發 用之故除傳經執證之外具直傷陰經與太陽不虧執即傳陰經諸寒說皆有所能善而不復疑為寒華 夫欲加寒樂於所首往枝陽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公別有 閉然犯託容表則表之正感受傷而不能流通故亦發熱也必以辛甘温之樂發其抑則如去而腠理自 不知付景立法之意故有感於麻黃桂枝之熟有犯於春夏之司東而不敢用於是有須加寒纏之論 不能免天在躁狂黄的血之變而亦無功也雖或者行桂枝麻首於春夏而効乃是因其辛甘發散

執者三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謂或執或寒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遏也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 時行寒疫温處風温等仲景之别有治法今不見者以之也觀其所謂為治不同所謂温煙風温温養過 及脉之變置不治如說豈非以其法乎决不可以傷寒六經病諸方通治也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或病 之乎傷寒例可見過之毒與傷寒大異為治不同又可寒疫與過及者病相似但治有殊可是則過者及 時也處斯言也其果然即否即但能明乎付意本為的好者設法則往枝麻黄自有所用諸温熟之刺行 寒一何施之雖非至正之道較之不慎而輕用於黃桂枝於存复以致沒看則及庶幾然敢盡散等若用 有別論兹不再見若概以三陰寒監视為雜病而外之得無質於仲景濟人利物之至仁而設後世子自 功於古人者雖欲偏發可乎叔和搜探仲景養過一故意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說是 不可客矣者謂仲景法不獨為即病者設則凡時行及寒疫温德風温等病亦通以傷寒六經病諸下治 近代朱原不示傷寒温者異治之端緒但一以寒凉為王而诸温熱之劑悉在所略致使後之學者現仲 非頭麼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失名夫付景於三陰經每用温樂正由病之所必須與用之有其時具餘 後須要明其當然與偶然能明其當於與偶然則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子惟其根為偶然當然所以循 亦反害之矣縱或有効亦是偶然彼冬時俱溪用辛京發表而或効者亦偶然也几用藥治病其酸效之 謂其法宜於昔而不宜於今田治亂動靜之殊治靜圖水亂動屬大故其温熱之樂不可用多屬文 於春夏亦止可治居果中風寒之證而已其冬時受傷也時而發之過病暑病則不宜用也用則非往無益 京書欲仗馬而不敢以終決從棄馬則猶以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則待為丈具又甚則東之高閣而

海迴集 恩寒之證者重方風寒新中而表乳亦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是風惡寒之證故仲景白太陽 之信也且如傷寒此以病因而病局名者也温病熱病此以天時與病形而高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於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言者俱當始可以言治兵一或未明而日不誤於人吾未 已該明書其名則不致或於後人而果仲景妄昔漢儒收拾殘編虧削於秦大之餘加以傳註後之張者 理故非辛甘温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湯之所以必用也温病就尚後發於天令暗熱之 於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紅聖載於卷首故使王石不分王容相亂若先備仲景之言而次附 听以可用也夫即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風寒在表而表影受傷故也後發之温病熱病有亞官 明其功遇担等叔和其亦未免於後人之議數金書欲編新其書以傷其例告前而六經病次之相對病 時佛教自内而達於外鬱其腠理無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柱枝麻 向其與傷寒無相関者皆删去如此庶幾法度統一而王石有分差各不削矣然有去求暇姑叔此 了湯獨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處水解散大黃湯子去湯防風通聖散之類兼治内外者之 清海後春分前然不即發轉載而發於看夏者也傷寒即發於天今寒冷之時而寒 却在表際世暖 公或者通以傷寒稻之夫通福傷寒者原其因之同耳至於用藥則不可一何而死也何也夫傷寒盖 之差後病又次之診察治法治禁治經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雜脉雜病與傷寒有所明者米以附

是而浴言可同治呼此襲之來非一日矣思找了書並無我酸之論每母雷同良可属哉雖然傷寒凝濕 執病與秋冬之傷寒一類視之而無所别夫秋冬之傷寒真傷寒的春夏之傷寒寒疫也與温病熱病自 治裏就為王而解表東之亦有治東西表自解者余母見世人治温熱病雖設攻其東亦無大害誤發其 甚浮且右手及歐於左手者誠由佛教在内故也其或左手威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風寒否則非過病熱 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與內傷過度之冷食也豈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識脉形但見好便呼為學斷為思 執實腠理不得外世必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刀於春夏温而熟 病後熱而渴不感寒者為温病温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過而受寒者非温軟病矣然或有不 而妄治盖脉之歐而有力者母母東在豈可錯認為緊而斷為寒夫過病熱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 病而求浮擊之脉不不疏子殊不知緊為寒脉有寒抑則見之無寒抑則不見也其温病熱病或見脉緊 村執成以及沒去者果是以寒除熟固不必求要其發表之法斷不可不要也完傷寒之直傷陰經極 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温病熱病同論失惟世以温病熱病沉福傷寒故母執寒字以水浮緊之眼 病自是暴感風寒之病耳八温病熱病若無重感表證雖則見而裏病多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 因新中風寒不見亞風要寒之治者盡切人表氣本盛熟達於表又重傷表形故不禁風寒非傷風緊磨 以用温熱之藥若此者因名亂實而放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又書方多言四時傷寒故以春夏之温病 衣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敢之自內達外矣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的中之疫證却無 伤寒感寒也但衛虚則受風禁虚則受寒耳且温板熱病亦有先見表遊而後衛裏者盖懶軟白内達外

1

名祭其形治法其有不當者子被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留差我而變者則又當數其何時何氣祭即 故謂伊景發表幾分不可用而攻夷之樂乃可用嗚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哉若能辨其因正其 傷寒温熱病之法损益而治之无不可例以伸景即病傷寒藥通治也 太陽難傷不可鬱熱即傳陰經為寒避而當過者又與温的熱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

附子湯王之少陰病下利自通湯至之少陰病下利脈繳者與白通鴻利不止既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 嘔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流易主之少陰病脉况者急温之宜四流涡於風於有日手足級軍 加猪膽汁湯至之少陰下利清整聚寒外熱手足歐逆豚微欲絕身反不惡異真人面赤色或腹痛或於 日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感寒者富矣之附子湯主之少陰病身體痛于足寒骨節痛脉以者 音請張仲景傷寒論於太陰有日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温之宜服四逆輩於少陰有 仍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由是傷寒汗病煙息言熱病而不言寒也經言二陰證者亦執在職在裏以順與寒氣陰雪下熱者也素 不止及或表就震寒自利急以四通温裏利止裏和色解其表也故中景四逆肠遊復有水氣馬下之者 證而宜用温熱之劑也及請劉守真之書有日傷寒和熱在表脫病為陽和熱在果臟病為陰谷妄謂有 乃陽熱之氣非陰無之所能也雖仲景有四逆湯證是治表執裏和誤以寒樂下之太早表熱入裏下利 寒熱陰陽異證誤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謂也寒病止為雅病終莫能為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氣者

豚細欲絕者當歸四巡陽主之大行若大下利而歐冷者四巡楊主之觀仲景此論則傷寒三陰之有筆

林黄發表以逐其寒和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而愈若或不熱不解其熱不得外泄則必裹入故傳陽明 次而傳至於經者或有太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便傳三陰經者或有寒和不從陽經而始直傷陰經者或 得少陽而或入腑也若夫三陰之病則或異或熟者何哉盡寒犯之傷人也或有在太陽經聽熟然後以 道之正夫三陽之病其寒和之在太陽也寒鬱其陽陽不畅而成熱陽雖人身之正氣既整則為和矣用 之葵一至此子於是澄心靜應以循冰之一旦劃然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當否也姑陳之以從有 悉為傳經熟,那而用者以三陰經屬陰故也又其太豫者則曰論中八有異字皆當作熱字看鳴呼未流 非之際故或謂今世並無真傷寒病又或以為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内傷又味者至謂傷寒論中諸温極 傷寒論以來靡或遺之而弗宗至於異同之論與而派者走湖木者走山矣宜乎後人不能决於似是而 知傷寒皆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為熱證而熱無變寒之理逐不敢别白耳以寒為本臟之寒飲安 明者逐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隨文而略釋之竟不明言何由為熱何由為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盖止 領此義不明則于言萬語行未足以為後學式况成城民生何有窮極也哉意謂成無已之註必有所發 判此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及復気語其義而久不能得雖至神疲氣耗不含置者自謂此是傷寒天綱 問論傷寒熟病有二篇名曰熱竟無寒理兼素用并靈福諸為運氣造化之理推之則為熱病誠非寒也 共敏則在三陽以成熟矣宣有傳至三陰如反為寒哉成氏能潜心乎此則心悟其所以跌矣自仲意作 題守真此論則傷寒無問在表在裏如夫三陽三陰皆一於為執而決無或寒者矣兩說不同其是非之 信事部仍信義入深之時及獨見寒而不見執者且所用温熱樂能不助傳經之熱和子以寒為外和之

於外或是虚陽之氣自作外熱之状再非真熱和所為也強付景於東寒好熟之證但以湯樂治東集而 不及鬱熱即入於此而致也雖或有因寒樂或下而致者盖亦县少仲景所用諸温熱之劑何皆母為度 不治外執則知其所以為治之音矣若東治多解其衣宣不於裏和之後明言之于且三陰寒病既是然 樂設下而立以表裏無之證亦何當母有多配其表之文子夫重無外熱之證乃是其非人名於內自關 熱之劑之所以用也以所則寒以時則與其用之也固宜後人不知此音是以愈表前達愈或愈繫若知 為雜馬堡子守是傷寒論專為中而即病之傷寒作不兼為不即病之過暑作故每有三陰之寒證而温 此意則猶厄丁解牛動中首學英且如寒變設下而成裏寒者固不為不無矣不因寒變設下而自為裏 逆湯為寒寒與下表熱寒和之證及為表熱裏寒自利之證而立又謂温東山利急略其表又謂寒病上 而仲景之方母不與温暑對故野子温熱之刺而例用異原由其以傷寒一斷為其而無寒故謂伊景四 無有常或中於明或中於陰夫守真者絕類難倫之士也置好為異說以版人故盖由其以温暑為傷寒 或傳經或直傷或即入或先寒後執者何也打到暴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故耳故經日即之中人也 寒。截而後是熱器以三陰之病所以或寒或熱也為即三陰經備諸條及轉玩釋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 太陽即入少陰則為寒魔其太陽不能與傷川少陰降盗而兼見太陽標病其始為寒而然變熱則光見 者或有直傷印入而寒便愛就及始寒而然就者其態就信陰與愛便愛數則為然為其直傷陰徑及從 有雖從太陽而始不及鬱熱即入少陰而到見少陰證者或有始日太陽即入少陰而太陽不能以無傷 今者其可謂之公無子殊不知陰經之每見其證者本由寒却不由賜經直傷於此與夫雖由太陽而始

也惟幸温解散而可包之裏則為煙保作前就形在言藏語大渴等遊於時也惟敬漢攻下而可予 夫和之傷於人也有後深馬茂則任表深則入裏居長則附腠理後佛執見要案是國頭痛等證於斯時 一病何故亦敬於傷寒論以感後人乎其故等何謂修之上又何故母以傷寒三字光之子夫內輕所叙 或軟者此則直傷陰經即人陰經者也然不能或夫仲景之心但執凡傷於寒則為病熱之語以為治其 則知其不始太陽而止自陰經發病之日為始數之矣仲景又日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敬者以發熱 難經日傷寒傷底除風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感陰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敗嗟乎其傷寒汗下之極裁于 傷寒未為熱的為殿者宣亦由随經入深之熱卻而致此子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時便見諸寒證而並無 日愈夫謂之無執受寒則知其非陽經之態教矣謂之發于陰則知其不從陽經傳至此矣謂之六日愈 備治此則是學者能知三陰固有異證所為之證則体景創法之本意可以了然於心目之間而不為他 本無寒證得非知常而不知變歐然世之恪守局不好用温熱劑者乃及能每全千寒盗無他且守後雖 三度病一於為熱者言且常也但受所欽三度城東子與執者言且變也並行而不相悖且後人謂傷寒 小天人天年者祭布实 傷寒病歌五日熟亦五日設六日當復級不敢者自愈傳寒殿四日熱反三日復級五日其病為進夫得 日據夫仲景目付景目前發熱受寒者發不陽也無熱受寒者發于陰也發於陽者之目能發於陰者上 陽庫陰風陽成陰底論 **佐矣或日傷寒之病以從陽經醫熟而傳三陰之子謂直傷陰經即入陰經而為寒遊其何據手** 

4

樂也其不言之何數且子以陰風為寒和寒和園宜用麻黄也令及舉桂枝又何數子曰何不味仲景之 寒邪外客非陰風而陽虚乎熱如內城非陽風而陰虚乎汗上一差生死及掌吁是言也謂之傷寒汗下 言乎其日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又曰脉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又桂枝湯條而曰當者受寒 富汗陰虚富下刀遭犯氣而及指為正氣為言得無晦乎傷寒微旨曰此陰陽指脉之尺寸言是冰傳天寸 與不及之謂偏歐則過矣虚則不及矣其可以歐為和乎故內經云邪氣風則實精氣奪則虚見謂陽為 傷禁則麻黃際衛雖殊其為表則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誤為王不為榮衛設也舉桂枝則麻黃 浙浙思風麻黃陽降而日亞風夫風寒分言則風陽而寒陰風的行於天地嚴嚴凛冽之時其得謂之陽 枝下咽陽战則整承氣入門陰風以亡之語夫桂枝表樂承氣裏樂及則為官是固然矣然麻黃為亦表 及以脉不以抗乎且脉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證已急不可稍緩待脉應而未應欲不待則感於心故待 極機其不然數惜乎程者等求級義滋隱外臺秘要曰此陰陽指身之表裏言病者為虚不病者為感 在其中矣所謂陽誠即應者是言表證已能而裏燈既全可攻而不可行所謂陰風以工者是言表道 子是則風寒常相因目故往枝杯黄皆温劑也以温劑為治足以見風寒之俱為陰邪矣但傷衛則桂枝 脉短小名陰威陽虚可汗寸脉實大尺脉短小名陽<u>威陰虚可下的汗證</u>已具而脉未應必待尺脉力過 する後行下證と以而於未應送待す 脉力過於尺而後用獨意越人設難以何不以除其所含也何 則處其變二者之間將從病數將從脉歌各不得無疑於此也或話予曰仲景傷寒論引此而繼以桂

形而表發獨具可汗而不可攻山是觀之則越人仲景之本百庶子暢然于其中矣

條數之則亦遇其數主以六經病產濕喝霍亂陰陽另差後等復為有論有才諸條數之則又太少妄意 脉法并傷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路偏外止以六經病偏中有論有不有論無不 推尋之以有論有方語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除法是 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白而已故其條分樓听以衛見其數川未遇其人家方及覆而 余自童時君間以言以為傷寒治法如是之詳且備也及孜之成無已註本則所謂三百九十七法者泛 除衛庭日六法不可發行衛班日一法可發行衛莊日四十一法發汗後衛莊日二十五法可以衛正日 亦以數為計繼於陰陽仍然後勞復婦之後其大陽上偏註曰一十六法太陽中備註曰六十六法太陽 下衛註曰三十九法陽明衛註曰四十四法少楊衛不言法太陰原備註曰三法少陰衛註曰二十三法婚 我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於是財其十本二十二次而不之其六經婦属建亂偏陰陽易差後勞復屬中有 这從之則又多了永合而莫之逐宋林億等校正傷其論基序見五校定張仲景傷異論十奏紀二十篇 不能决欲以此的視為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其或有所據而或出他景叔和而弗敢發致尊信而 請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篇及產濕 B霍亂陰陽易差後芳唐衛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诸 二法不可下為註曰四法可下為註曰四十四法汗止下後為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 不治諸條以數為計又重載於及后之則又謂扶病至急合子難尋復重集諸可與不可不治分為公局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若此者非皆本無也必有之而脱之斗雖然為珍括者限柱謝瑟但知权和之重取而莫知其所以重載 百百年 之意也夫叔和既接次於榜果之餘後重數各篇才治并為可與不可方治者非他不過應人或於紛亂 陽少陰證為後衛所有外其陽明衛無目逐少陽衛言的肠滿而不言循大陰衛無膝乾級陰衛無慶縮 少与子术由是好去其說但即論之本文粮食與俱以抽釋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計之數於理不通而 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诸法再不重致也近机點傷寒論者何不致其非乃一宗其所经子號而不敢 則今之所傳者非全事首也明矣後之味者乃不祭此必改以全事視之為野為括斷之日其於義尊其經 非仲景叔和之说矣夫傷寒論仲景之所作也至叔和時已多散落雖叔和搜采成書終不能復其養然 知其循末能灼然以得其實數而無疑故下文細數中止重致六經霍亂濟產喝陰陽易差後勞復諸 三百八十大法然少陽篇中小柴胡湯一法其不言者恐脱之也又可以倫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以 计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於三百九十又法中尚欠火十八法衛其序文乃如彼者其所計乃如此則 八經傳變三百九十七法在於指掌奏又曰六經二百一十一法霍亂六法陰陽母差後勞復大法產濕 段也併此所該四法於三百九十人法之中亦僅得三百九十一法且較之序文之說猶欠六法乃於る 公置以謂傷寒治法略無餘線至殊不知其間有論無丁者其多至者別偏引內經所致六經病證除大 小經江可汗可吐等偏外以傷寒論又多可過許多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奏不可水不可大路管 九法不可行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法不可下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能亦以其說通 以此補其所欠明又甚多名不可用元奉定問程德衛又作傷寒鈴法其自序目若能指名其編則知

公吐膿血也林億所校本則自大陽病止勿今誤也為一法自若酒客止病告子佳為一法自凡服桂枝 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自故也喝家作桂枝湯加厚樸香子佳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 湯止吐膿血也則為證不為法程德齊鈴法則自太陽病止隨證治之為一法自桂枝本為解肌止炎吐 姑陳一二如太陽府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温鐵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 說以欺後人及又不逮林價町言也稱當思之縱使三百九十人法之言不出於林億等而出於億之前 何逆陷設治之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常須識此勿今該也若酒各 然後為法哉且如論盗論脉與夫導淳教戒而使人被之以為望問問切之准則者且可謂之法子其不 余分子三百九十人法内除去重複者與無方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之得二百三十八條并 亦不足用此言既出則後之間者公園聚其是非以歸於正而乃遵守聽從以為千藏不易之定論悲夫 計細數止聞三百九十七法之目逐行就論中好而數之故以實其級數然而率不能質故為此名糊之 數之理子雖往您齊去取與林德順異次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其不重數發汗後并此汗下後諸法固為 可謂之法于雖此大經之外諸條其一家去取不同固不必辨然其於大經之中尤每有悖理而不通者 以治字易法子而曰二百三十八治如此則庶或可通也若以法言則仲景一書無非法也豈獨有方者 其方治者止有一十五條为六經為之所無其餘一百五十三條行六經為已數過者安有一法而當兩 故示之以節便而已林信力用解其意法不問重與不重一根圖數之以立经目何不能重數人為之中 及矣主於宜汗四十一法却又俱是一法當兩數者與林億所計何以異故推原其意似亦不見林億所

者是獨指手足言也既日不温即為冷矣治何妻子仲景所謂诸四逆級者不可下盖以四逆為四肢涌 字加於通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腔以上言也其以手足二字加於級通欲冷等之上及無手足二字 或日級遊或日級冷或日級寒或日手足遊冷或日手足級遊或日手足級冷或日手足級遊冷細詳其 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虚寒之證也四逆與殿相近而非經日諸四逆殿者不可下是四逆面 級有異也呼斯言也所謂強理而大亂直者樂摘寄考之仲景言四逆與級者非一或日四逆或日級 或致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痢下重者四溢散王之万用柴胡松實的藥甘草四者甘寒冷之 成無已註傷寒論有云四逆者四肢不温也殿者手及冷也傷寒和在三陽則手足公執傳到太陰手足 盖亦其多不可悉學若此者悖理不通二家皆所不免所謂楚固失矣奪亦未為得也尚熟玩論之本文 法於其餘死不治者則皆不數程德衛鈴法於陽明病下血語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四 職血也為一法又林億本於病肠下來有店連在臍守痛引少腹入陰的者此名臉結死一條則數為 我俱是言其冷耳故殿逆二字母母至三未管分遂為不温級為冷也然四肢與手足却有所分其以四 以較其言則歸属出矣 随其實而滿之藏然,汗出愈一條則不數而太陽刺肝前肺前期門諸條却又數之而弗貴餘如兩條同 目温至少陰則和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温及至殿陰則手足殿冷是又甚於逆經日少陰病四逆其人 一套富汗而無方一至富汗而有方則取其有方者而略其無方者又如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取者 傷寒四逆殿辨

為熱和所為及於明理論謂四逆非虚寒之證矣至於少陰病死證二條下却謂四逆為寒甚若此者得 馬執極而成逆殿者防極似陰也寒極而成逆級者強陰無陽也陽極似陰固用寒樂獨陰無陽固用執 獨冷則有問爾故仲景日少陰病吐利燥煩四还者死又日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路豚不至不煩而躁 本有而失之子且四逆陽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今以四逆陽治手足殿治豆非逆殿之不異乎既以 樂仲景以四遊散寒樂治四逆一條此陽極似陰之四逆也其無四逆遇執藥治四逆之條者安知其非 通冷二字釋殿字足見通即殿即通也故字書日殿者通也雖然通殿雖俱在寒冷而却有陰陽之殊 冷殿為手足獨冷而臂與腔以上不冷耳不明透殿有不温與冷之别也故又日歇者手足逆冷是也以 以異者在於獨指手足言與兼指臂腔以上言則不勞創為不温與冷之曲說而自然實通矣 冷县病為重手足獨冷县病為輕雖婦人小子亦能知之成氏刀謂敬甚於通何和若能知四逆敬之所 東見而然然。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殿心言則亦可見四通與手足殿心之有輕重後深矣夫四肢通 者死又日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王之此三條者二為死一為可治雖通由諸證 不自恃其說立是知四逆亦猶敬之有寒有熱固不可謂四逆專為熱和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此之手是 四道為四肢不温歇為手足獨冷何故不名治級之藥為四級湯子成氏於四通散治四通條下謂四萬 過吐乾 過城效逆與

過則日食穀欲過及吐則日飲食入口即吐則過吐之有輕重可如矣又日威者俗謂之敬逆是也全節 音讀成無已傷寒明理論有日吸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吸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

6

二而止 故仲景於乾嘔則皆平易言之於城則曰太陽中風大叔發汗後久則透語甚者主城又曰陽明中風若 發之於是即仲景傷寒論以考其是非以可其說大傷寒論曰嘔曰吐曰乾嘔曰咸者至多曰歌逆者則 為義務出未出而預有所聞之辭也夫將出未出而預學者惟有形之物則然無形之聲則不然也有形 文加成法中又曰過者加生量子設付景東以吸為猶有聲則不高又立乾吸之名妄觀其既曰吸又曰 嘔之類亦不可以嘔為獨有聲差少陰病下利用通脉四流湯一條其所致諸證既有乾嘔之文何下 可治嘔盡膿自愈夫謂之嘔盡膿其可以嘔為獨有聲子至於日得湯則嘔得食而嘔飲食嘔食水者必 謂之乾乾猶空也至於此則是必有物矣其可謂之乾子仲景於過字加一乾字所以别夫嘔為聲物 聲物東出而名為嘔以物獨出而名為吐以聲獨出而名為乾嘔惟其嘔東聲物故無物而聲空鳴者乃 而觀之則乾嘔乃城之微城乃乾嘔之其乾嘔者其聲輕小而冠城者其聲重天而長長者雖有微甚之 與城皆聲出而無物也東垣但以城該之而無乾嘔之論大乾嘔與城其的異者果安在哉微甚而已矣 乾嘔則其義之殊别也記不著明也哉且仲墨當豆言欲嘔矣又言欲吐矣未當言欲乾嘔欲戚也夫欲之 吸則徑庭失為又思之乾嘔與嗽東垣視為一仲景視為二由為一而觀之固皆聲之獨出者也由為一 不尿腹扇加城者不治又曰大吐大下之極虚復極汗出者因得城雖亦問有似乎易言者然此之言乾 東出者耳成氏乃以帰為獨有聲而同乎乾嘔得不有失仲景抬辭之本意數仲景曰過家有雜體者不 一證也今成氏乃以過為有聲與乾嘔混而無别又以職為效逆若此者余未之能從也夫仲景以 也因類駁而觀之夫嘔者東垣所謂聲物東出者也吐者東垣所謂出而無好者也至若乾嘔 古四

較之吐輕於過以吐與乾嘔較之乾嘔輕於吐然三者亦各自有輕重不可定构也但以嘔吐乾嘔與感 而較則職之為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大素曰木陳者其葉洛病深者其聲職夫戚雖亦有輕而可治重 有形無形設不為輕重設也果如其說則得湯則嘔得食而嘔心中温温欲吐氣逆欲吐之語不出於仲 發止相續有至數十聲者然而短促不長有若效嗽之效然故曰效逆城逆則言其似欲嘔物以出而無 中情情然無奈者生董半夏湯至之乾嘔城若手足歐者橘皮湯至之城逆者橘皮竹好湯至之觀此則 成無己和於後由是城與教送之名義秦矣金匱要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嗽不敬徹心 而不可治者然病至於城則其治也然不易矣且夫放逆俗以吃逆與吃成呼之然放逆二字僅見傷寒 仲景所謂喊逆但指與乾嘔同類者言何書指欢逆言子欢逆喊逆不同欢逆言其好之幾發而遠止雖 論首辨脉平脉法中其六經病偏及汗下可否諸為皆無所有其所有者職也後人因見六經病傷及汗 京乎又引俗謂之院一句以證嘔夫院與威盖字要而音素使同者也以之證嘔亦疏矣雖然以嘔與吐 所出但好之濁感長而有力直至家盡而後止非如乾嘔之輕而不甚故曰喊逆二者皆由氣之逆上而 下故俱以逆言之孫真人刀以嚴逆當效逆何和彼言傷寒者雖以解於平脉法之效逆與效逆上氣視 物粉出子胸膈之間則雖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無形之聲則不能前知其將出必待夫既出而後可 可否諸為但有城而無效逆逐調城即效逆而日效逆者城湖之名吁斯言也孫真人仍於前朱奉議 也嘔與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謂之欲乾嘔與城王無形之聲言故不可謂之欲成氏引食製於嘔飲 U 即吐二句而謂嘔吐有輕重其意盖以過言欲而為輕吐言而即為重安知言欲不言欲者本為

1

成之效逆亦不可以嚴高級西氣逆之效逆也或日吾子以要略所謂城逆非吃成病何後人治吃或者 數此為肺羅效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眼包炎丸主之效而上氣喉中水雞壓射子体黃湯至之此 為吃点然安知其不為歌西氣逆之病子故今不敢定其以為吃点也全價要略目病歌逆寸口脈微而 用橋皮竹站湯面似乎余日橋皮竹站湯辛甘之劑也有散有級有和有補其城逆吃心病雖不同而為 於經即重不勝和人於府即不識人和入於脏古印難言口吐延沫由是觀之知至暴懂什不知人偏枯 風厚者諸原類風狀金匱要略中風偏日十口脉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虚寒虚視搏和在皮膚浮者 而數變又日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執中或為寒中或為属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其容暴傷作不 加正之氣聽轉擾尚所致則一故用馬而皆愈雖然城逆吃成以一藥同治則可以一體同視則不可 富改語內經則曰風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無常了又曰風者善行 台灣高却無者必以逐於散洛之餘具雖吃尽為六經病偏及汗下可否頭偏所不言決不可以成為吃 日風非三日風影四日風運解之者日偏枯者半身不隨風非者身無痛四肢不收風影者奄忽不知人 知人四肢不學者並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語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政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日偏枯二 二條者皆是就西氣遊之病豈可以飲道事為吃成故今傷寒家本有吃过而論中六經病傷及汗下可 有主奏個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才書亦以中風治之余 虚給脉空虛賊都不為或左或右如氣及緩正氣即急止氣引和內僻不逐和在於絡肌膚不仁都在 洄集 中風料 士五

誠有之矣東南氣温而地多沒有風病者非風也皆經土生疾疾生就敢生風也三子之論可聞至子 李東垣朱度伯三子者出所論始與苦人異矣河間曰中風靡優者非問肝木之風贯甚而卒中之亦非 末而总其本也東垣日中風者非外來風和刀本氣病也八人年通四旬風我之際或因憂喜於該傷日 分出之則真中風病意美所謂西北有中國東南無中風者其然與否動 當矣惟其以因大因氣因濕之證强因風而合論之所以真偽不分而名質相來若以因大因氣因濕證 切之異這無所蔣子蔣之為風則從告人以治辨之為太氣濕則從三子以治如此庶乎折理明而用法 内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為偏枯奏易四肢不學亦未嘗公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大氣濕之殊望聞問 因于無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為暴病暴死之證與風何相干故如 相類中風之病視為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於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風者真中風也因于大因于氣 東垣主子氣度脩王子濕及以風為居家而大異於昔人矣好昔人也三子也果敢是數果熟非數以三 不有從三子而治愈者矣故不善請且書者往往致亂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傷發但三子? 子為是苦人為非則三子未出之前固有從苦人而治愈者矣以苦人為是三子為非則三子已出之後 我者多有此疾壮成之時無有也若肥歐則間有之亦是形氣感杖而如此房脩曰西北氣寒為風所中 。平倒無所知也多因喜然思非思立意有所過極而平中者由五志過極皆為就甚故也俗云風者言 放不察等證固為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入風等諸尚敬治之及近代到可聞 中於風由子將包失宜心火暴甚時不虚衣不能制之則陰虚陽實而熱氣佛勢心神皆同筋骨不用

1

所見之證而用之然後合理若夫所謂靜而得之之證雖當者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後人有似日 乾蕃皆經大妙熟又肉桂而非桂枝盖温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具若以此藥治靜而得之 之證吾恐不能解及增内煩妄今之世俗在在不明類可見月陰氣在内大順散為必用之樂吁其沒也 中暑名子的欲治之則辛温輕楊之刺發散可也夫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數麦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 名曰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動静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熱者固多在勞役之人勞役則虚盛則和入和 今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或勞動或飢餓元氣虧乏不足以禦天令元極於是受傷而為病名自中暑亦 陽氣不得伸越大順散主之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學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庸發躁熱受熱 者名曰中暑其病之頭痛亞異身形物急肢節疼痛而順心肌膚火熱無汗為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 不亦甚數夫陰氣非寒氣也盡夏月陽氣發散於外而陰氣則在內耳豈空視陰氣為寒氣而用温熱之 外其三物皆妙者原其初意本為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嘔吐水穀不分臟附不調所立故甘首 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煩心與飢庸大熟者非暑却也身中陽氣受陰寒所遏而作也既非暑却其可 們之肌膚大熱之大遇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為天熱外傷肺氣為不白成湯王之稱謂善熱者夏 察古云靜而得之為中暑動而得之為中熱中暑者陰證中熱者陽證東垣云避暑熱於深堂大复得之 一則病不虚則天今雖元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深堂大厦得頭及惡寒等證者盖亦傷寒之類耳丁 一陰果為寒何以夏則飲水子其為木白茂湯雖宜用然亦宣可為視通行之藥必祭之治暑諸方府

而異之惑

请热沉寒論

冶之非惟臟所智熟變及見化於其病而有者沸去無者佛至矣故取之陰所以盖野水之不足而便其 其免者固于百之一二而精熱沉寒亦恐未至於數見也然而數見者得非相工不知求傷之道不能防 萬語之間始植和壁之在璞也其近久湮宣過馬者石之而弗擊了余僧得而推行之夫偏寒偏軟之生 熱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核窮矣由是苦寒頻嚴而弗停又以沉寒言之始而温和次而熱取熱取不愈則 為之而不難設執積而寒次良工猶弗能以為計况其下乎奈之何俗尚額家俗持万藥愈投命以甚迷不 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子真火之不足也不知真水大不足以以寒熱能 求其獨也獨也者其福要之所存乎斯古也王大僕知之故曰益火之原以消陰罰此水之王 之夫惟确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熱之病始莫浅於正古之餘矣雖然寒也熱也苟求至於甚祖 又曰取心者不公齊以熱取腎者不公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将之陰熱之循可吁混乎于言 愈被苗非大聖慈仁明垂編要生也歌從而全之經日間寒之而熱者取之陰執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 因寒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妄由是辛熱此年而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積熱彌爛辛熱大遇而苦寒 之反豈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執其極要眾妙俱呈且以積執言之始而原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則因 以杜斯逐致海曼難圖以成之歌夫其之而就者徒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乎真水之不是 之所籍以生者氣也氣者何陰陽是也夫陰與陽可以和而平可以乖而不言善攝與否言的於言文子成

是也非謂大為心而原為肝水南腎而主為肺也寒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大僕達主於規能運絕之外 制夫心大之有餘配之陽所以益心大之不足而使其勝夫野水之有餘也其指水大也獨猶王也問心 難經と十五篇日經言東方實西方虚為南不補北方何謂也然全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 而非迁士曲生之可以改及矣彼迁士曲生不明真水火於寒氣之病有公制公勝之直但謂雄未勝成 野也求其當者言水大不足而求之於以射也大之原者陽氣之根即以是也水之主者陰影之根即皆 久遠期之是以恪守方樂愈投戲或平至領域而莫之悟嗚呼非天余見積熱沈寒之治每過於價轍也 因表而以之以勤 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虚河南方大補北方水南万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 足以為萬世法後人紛纷之論其可憑乎夫實則為之處則補之此常道也實則為其子處則補其母亦 至也未被實金當平之大就實水當平之土故實木當平之至故實大當平之水欲病人之當平之東方者 帝回集 正解則被其說橫各胸中自家竟無新意奏余平生傾服此到听為甚多且如難經此偏其言周備終五 註解且將經文及覆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註解來校底乎經意的然而不為他說所敬若先看 謂也余無讀至此未曾不敢夫越人之得經首也而悼夫後人之失經首也先哲有言凡讀書不可先看 吊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處刀不濟肝而满心此則人亦知之至於不補肺補即西補腎此則人不能 一水勝大子能今母實母能令子虚故為大補水欲令金不得子木也經曰不能治具虚何問其餘此之 遊りで補北方流 大

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毋實母能令子虚以常情觀之則曰心人實致肝不亦實此子能令毋實也 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過分而為病矣分將何以處之惟有補水海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益水 首平矣越人則不然其子能令毋實子謂火母謂木固與常情無異其母能令子虚母謂水子謂木則自 脾土虚致肺金亦虚此母能令子虚也心人實固由自旺脾土虚刀由肝木制之法富瀉心補脾則肝肺 為木之母若補水之虚使力可勝大大勢退而木勢亦退此則母能虚子之義所謂不治之治也與極野 不補脚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耳今大大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何愈匠而其能制的 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不之母也子能令母賣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虚一句言治法其意盖曰大為 非滋水以求勝之熟能勝也水勝大三字此越人寓意處當細觀之勿輕忽也雖為大楠水並言然其要 致虚此虚謂抑其過而欲虚之也一若曰不然則毋能今子虚一句將歸之於脾肺乎既歸於脾肺今何奪則虚之虚不同彼虚謂耗其真而若曰不然則毋能今子虚一句將歸之於脾肺乎既歸於脾肺今何 用補水經必不言補北方越人必不言補水矣雖然水不虚而大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 也被放真陰格地黄黄韓之屬不可也且夫肝之實也其因有一心助肝肝實之一因也所不能制肝肝 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變通為扶陽柳陰不過滅大和而已然非腎臟本變不能以降養北方之直於 水虚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可乎水虚火旺而不補水則樂玄而暫息樂遇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弱戶 實之二因也肺之虚也其因亦有二心克肺肺虚之一因也脚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虚之二因也分補 水而满火火退則本氣削又金不受克而制本東才不實矣拿到得平又上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虚 在於補水耳後人乃曰獨寫大而不用補水又曰寫大即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與經之意子若果不

榜一之水整折之然,調其氣酒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世之然十三內通為一章南分三節自帝曰止木 晓因有及覆經文以來其至被內經帝日鬱之其者治之奈何政伯曰木鬱達之大鬱發之土態等之公 此說之後靡不宗之然思則未能快然于中馬書細觀之似猶有可言且祈之一的較之上四句七為難 也土鬱養之謂下之今無壅礙也全鬱泄之部參世解表利小便也水震折之謂抑之制其衝送也大僕 冶五鬱之法審聞之王大僕矣其釋內經日本學達之謂吐之令其條達也大鬱後之謂汗之令其疏散 治此虚則不須問其他公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虚何問其餘若夫上文所謂至木水火土更相 平木正所謂能治其虚不補土不補金乃腐大補水使全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的不能曉此法而不能 火克金上不生全金之虚已極尚不能自给水雖欲食之何所食乎若如此則全處不由於火之克土之 安有餘力生不哉若能生不則能勝火矣或又謂補水者改其不食於母也不食於母則多悉養安置知 故問獨為人不補水之論於然而從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生乎况水之處雖峻補尚不能復其本氣 若以虚則補母言之所虚則當補脾豈知肝勢正國克土之深雖每日補脾安能敵其正威之勢哉殺使 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的多一不字听以激 土能生金金受火克亦所得不偷所失矣此所以不補土而補水也或疑木旺補水恐水生木而未愈旺 一之義不勞而目解明兹故弗具也夫越人亞聖也論至於此敢不飲裕但恨說者之數蝕之故辨 人補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當冊去不能治其虚何問其餘虚指肺虚而言也為人補水使全得 五萬流

而越之之義耳恐不勞引不鬱之說以旧之也火鬱發之發者行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則和熱忱群 使入無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失物傷而後能也具為物好傷豈有及此之理者曰此去 則解表取干以散之又如龍大鬱甚干为非苦寒降况之劑可治則用汁浮之藥佐以甘溫順其性而從 該達字則是八木縣皆當用以矣其可子哉至於東垣所謂食蹇師分為金與土旺于土而克木又不能 脾胃濁氣下流而少陽清氣不升數則益胃升陽可矣不必吐也雖然木熟固有吐之之理今以生子終 肝木生發之私伏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畅則鬱結去矢此木鬱達之也獨意 為木懸達之東垣謂食塞的中食為坤土胸為金位金王殺伐與坤土俱在于上而旺于金天能克木故 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為預世則以輕楊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王氏謂吐之令其條達 王氏以吐訓達此不能使人無疑者以為肺至風而抑制肝木數則海肺氣樂肝氣可矣不必吐也以為 惟五運之變能使然故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拘則達之發之奪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稱馬而死之矣可 横而死其應變不窮之理也與姑陳于左木轉達之達者通畅之也如肝性忽怒氣逆脏肠或脹大時上 藝術之九句為一節治鬱法之問答也然調其我一句為一節治鬱之餘法也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 也且八病之起也多由子攀隸若帶而不通之義或因所乘而為鬱或不因所乘而本無自襲皆鬱也宣 世之三白為一節調氣之餘法也夫五法者經雖為病由五運之藝所致而立然横而死之則未常不可 天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樂加以嚴陰報使而從治之义如久風入中為預泄及不因外 大物以伸木和乃是及為未製而施治非為食傷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内經所謂其馬者因

深雜馬而妄花治之其不順路者豪妄且夫五禁之病因有法以治之矣然和氣久客正氣心損令如氣 雖去正表員能處平哉的不平調正氣使各要其位復其常於治數之餘則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 門察軍府三治備學送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之制其衝通正欲折挫其沉濫之勢也夫實上者守也 世水者攻也或三治者廣略而決勝也守也攻也廣略也雖俱流治水之法然不審病者之虚實久近落 不敢犯則渗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非上法所能逐制則用泄水之襲以伐而挫之或去乾陳望開羽 塞夫水之所不勝者土也今主氣衰弱不能制之故及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省其運化便可以治水而 肉病便是土鬱耶此二字未當於理今冊去且解表開於際泄利小便之中是涿泄利小便為二治矣若 凡此之類皆他之之法也王氏請除他解表利小便為金對他之夫修他利小便固為他金數安其解 之類皆奪之之法也全聽世之世者滲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為財水上原多受人雖其今了 也如不敢在門用鹹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濕熱內甚其人社到實者則攻下之其或勢感而 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大湯是也凡此之類皆發之之法也上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利而衰之 日滲泄而利小便也水鬱折之折者制學也伐而挫之也断殺其勢也如腫脹之病水氣溢過而滲道以 以珍世為滋肺生水以利小便為直治膀胱則直治膀胱既青不在肺何為金數乎是亦不通故全易之 不行原藝而冷道附矢官兩清金化磁以利之又如肺氣順滿胸思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 不能關除者則到奪其勢而使之衰又如濕熱無利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到以致其平凡此 一字道時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屬肺其受邪為全藝而解表為世之平為謂如此則凡筋病便是大勢

九

精血皆由五臟六腑之相養而後成可谓之男精質於脾女無自於心乎經本日男女皆有心脾之病但 内經口陽我者順勞則張精絕時積於夏使人煎吸日首不可以視耳明不可以聽消過乎若壞都旧江 在男子則隱曲之不利在女子則万事之不來再 陽而及心何哉至胃為受納之府大腸為傳化之府食入於胃運氣歸心飲入於胃輸精於脾者以胃之 之而血不流故不月分心脾為男女各受之說翻獨謂不然夫二陽陽明也胃與大腸之脉也腸胃有病 然自商其我以下盖經之本自故余推其義如此若擴充為應變之用則不公盡改也 心脾受之發心脾猶言延及於心脾也雖然與胃為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矣大腸與心本非合之人 經日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釋之者語男子則脾受之而味不化故火精女子則以受 順其故則喜逆其故則於今通之以所受故曰所謂調之王氏八國胸臂酸寫肝之類為說未盡效首雖 天故腸胃有病心脾受之則男為少精女為不月矣心脾實經言男女不以分說至隱曲不月方可分說 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湯者折之八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於物者物之所不欲也 了若如釋者之言則男之精獨資於胸而不資於心女之血獨資於心而不資於脾有是理則多男女之 张 湖其我的語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本過者當益多意能制本則未 一門馬論 腸之能化耳腸胃既病則不能受不能化心脾何所資子心脾既無所資則無所運化而生精血

若煎道灰、而氣逆工也大奏氣逆故目首耳閉而無所用此陽極次紀故其精敗神去不可復生若侵防 元極而成人 早陽歐則陰核故精絕水不制火故元人鬱積之甚又當夏月火旺之時故使人順熱之極 作皆是也張主也調了極也情陰氣也時積猶積歐調佛藝也不相調之發積者不取積鹽之東也積水 之患也既盲目视又用耳聽則忘意心神筋骨腸胃清清子者壞泊汨乎煩悶而不可止愚竊昧夫經其 子不可止五氏註曰我筋脉順脹也精絕指我的絕也既傷將氣又揭膀脫故國及時便人前級斯乃馬 之奔散日清都猶限防也旧旧水流而不止也夫死于身者一氣而已本無異類也即其所用所病中言 引而後至也其附子官桂雖非足少陰經本樂然附子乃右腎命門之樂况浮中沉無听不至又為通行 張仲景八味九用澤鴻被宗東本草行表云不過接引桂附等錦就将經別無他意而五海旅遊之也謂 之崩壞而所儲之水奔散污悉臭能以過之矣夫病至於此是壞之極矣王氏乃因不晓都字之義逐吸 之於是子始有異名耳故平則為正元則為邪陽氣則因其和以養人而名之及其遇動而張亦即陽氣 陰血者此也若果專為補腎而入所經則地黄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料經之報固不待夫澤海之花 百的然若無待於解者何註釋之亦遠如此子請重釋之夫陽氣者人身和平之氣也煩勞者凡過於動 去此字而謂之若壞其可乎哉又以此病然為房患以張為筋脉腹脹以汨汨為煩悶皆非是 首經引用藥官徒能補下住執大不足是亦右将命門藥也易老亦曰補界用以往然則性附亦不待長 味丸以地黄為君而以蘇樂佐之非止為補血之劑盖東補氣也氣者血之母東垣所謂陽時則能生 八味九用澤寫論

此非無定性也有於尋求之勢而不得不然也雖然或者又謂八味九以附子為少陰之同道其徒自是 能施矣故富歸從於察及則能補血從於大黃寧牛則能破血從於桂附來英則執從於大黃之前則是 難曰鹹以河界乃河南部非河界之本也故五至散用澤河者記非河界和子白茯苓亦後野野印所以 之强陰益精而此无衆白茯苓之補陽長陰而益果此丹皮之為陰大而治神志不足澤尚之養五城益 澤寫之接引而後至失唯乾山樂遊獨入手太陰經然其功亦能强陰且手太陰為足少陰之上原原所 或問余曰靈樞經曰水穀者常升居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住然而俱下濟泌别汁循下住 然我仲陽大味地黄丸岂有附子子夫八味丸盖兼陰人不足者改六味地黄丸川惟於意為用之也 地黄為王盖取其健解走下之性以行地黃之帶可致遠具聽意如此則地黃之帶非附子不能及下安 楠正耳是則八味九之用澤為者非他盖取其藏情和養五職益我力起陰影補虛損五劳之功而已發 渗入膀胱以出者也素明即日飲入于胃好益情和上前於解析,我散情,歸於師通滿水道下前將既 而滲入膀胱馬王水日水液自四肠沙别汁渗入膀胱之中胞氣化之而為溺以泄出也楊介云水殿自 氏何疑其為時而為接引往附等之說子且澤為固能與財然從於諸補樂皆成之中雖欲為之而为草 我力起陰氣而補虚損五勞桂附之補下住人也由此觀之則余之所謂那相看非順說也且澤鴻也 月滋流宣無益夫其用地黃為君者大補血虚不足與補行也用諸樂佐之者山藥之强法益果山茱萸 小肠風受於順門以分别也其水則溶灌入於膀胱上口而為使便詳已止三說則必便即必制之水液 小便原委論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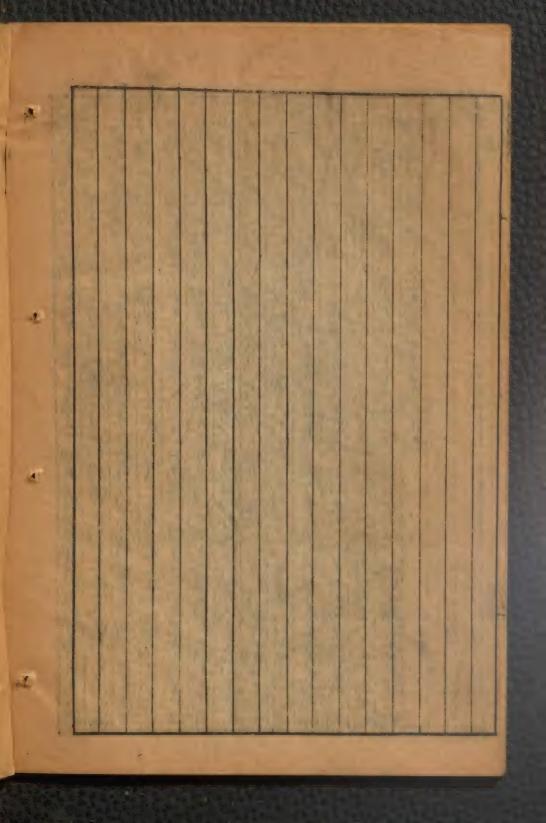
高者果何物即水而已矣水之下流其性即然也故飲入於胃其精氣難上升其飲之本固不能工升體 則小便又似水飲精微之氣上升脾肺運化而後成者也彼此不同將何所馬平余曰馬夫理耳且夫溲 之空處養為內出於前陰也素明所謂膀胱津液藏馬者蓋蒙膀胱以該胞也若曰胞下無空處則 居於膀胱也有工口而無下口津液既盛於胞無由自出公因乎氣化而後能漸浸潤於胞外積於胞下 又謂小便統由於别不由運化盖不明此理故也雖然膀胱固曰津液之府至於受歐津液則又有胞而 也既不能上升则宣可謂小便獨為氣化所成者哉惟其不能上升者必有待於能上升者為之失導故 后膀胱之中馬故秦問日肥衫執於膀胱靈樞經日膀胱之胞海以濡類張日膀胱者胞之室且夫胞之 消急時至創安能即出乎夫惟精滿胞下空處而不可再容故急急則至則即出矣或言胞有下口而無 之位故内熱以及於胸中也又曰內經有云夢者温之損者温之惟宜温樂以補元氣而為大切內經 裁雖然夷考其言循或有可疑者不敢談後借用條之如曰夫飲食勞後傷可尚執者乃陰人乘其坤土 等觀夫東垣李氏所者內外傷辨有日外傷風寒客都有餘之病 當為不當補內傷飲食勞役不足之病 上口或言犯上下好有口或言胞有小家而為注泄之路不亦安數 京問又日膀胱者津液藏馬氣化則能出矣且水者氣之子氣者水之母氣行則水行氣帶則水帶或者 温能除大熱故治之必過樂乃可且又曰飲者無形之氣傷之則宜發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過即 富補不當為自此論一出而天下後世始知內外之傷有所別而伊景之法不可例用矣且惠也不其大 内傷餘議 主

中故内執送夫此內傷之說之原乎請釋其義如左夫人身之陰陽有以表裏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 况水穀之味又少人是故陽戲盛而陰愈衰也此陰虚之陰盖指身中之陰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下住 有以氣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職所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氣言者餘如動静語默起居之類 少大皆成壮大而門居上住下脫兩者之間故門氣熱熱則上炎故重胸中而為內熱也東垣所謂勞役 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禁一身也令胃不能納而數表表少則清無升而濁無降矢故曰上焦不行 陰分為言或以腎水真陰為言皆非也夫有所勞役者過動属大也形象表少者壮大会是氣也數到不威 甚多不必是學此所謂陰虚之陰其所指與數者皆不同盖勞動之遇則陽和之氣皆亢極而化為大矣 云帝日陰原生内熱季何歧伯日有所勞後形氣衰少數氣不歐上焦不行下院不通胃氣熱熱氣重胸 也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損其數其次莫如消導若此者皆不能使人無疑者也謹按素明語經讀為 下院不通然非謂絕不行不通也但此之平常無病時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聽笑觀則 而東垣母母言之素附止有又節之膀中有小心二的而劉守真推其為舒門屬大不屬水引仍經心為 而乃反不引此却問院大乘上位故内熱及胸中此不能無疑者也夫陰大二字素問靈優難經未嘗言 形體所部飲食失衛而致熱者此言正與調經論備之首相合固宜引此段經文於內外傷辯以為之王 君大野為相大之說以為之證然亦不以陰大名之是則名為陰大者且東垣始驗務意因熱之作非皆 有劳傷不氣即少食而氣表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升也下脫不通者屬陰不降也夫冒受水穀故清 后大也但我有機則成執耳雖曰心為君大君不天令然素問所致諸病之傷執者甚家皆君太病也皆

海河集 其可謂之無形之氣子且勞樣傷飲食傷二者雖但為內傷然不可混而為一難經所謂飲食勞樣則但 富於不足之中分其有餘不足也何也盖飢餓不飲行與飲食大過雖行是失而然之明其有兩者之 脾者盖謂脾王飲食而四肢亦属脾故飲食失節勞役四肢行能傷於脾耳非謂二者同類而無辨也去 實者也酒性雖敢體同於水全東坦了調飲者無形之氣此亦不能無疑者也既待發汗利小便以去之 故之氣復而大和想也大宜用温樂以為內傷不足之治則可以為勞者温之之註則不可陰陽應蒙論 土運於天地也則無形質之可觀其應於地則有形質交全木土水者有形有財者也大者有形而對不 然然不可視高温凉之温的以補之除之抑之學之散之等語此新而難馬則其養自養安夫全本水大 也藥有黑學氣海味學味演味學者係公而滋精氣學者係陽而滋形今以藥之氣學者滋陽不兼形子 所謂形不足者温之以氣其過字亦是滋養之義非指過樂也夫形不足力隔處而不死也氣者樂之氣 不能無疑者也然過樂之補之氣減火和者亦惟氣温而味甘者斯可矣益温能益氣甘能助脾而緩大 元氣而為火和又易損者益之為損者温之又以温能大熱除為内經所云而确致内經並無此語此亦 所謂宗色以温之此温字正與此同或以藥扶助之不養失不坦刀以温高温凉之温謂宜温樂以補 官人不能為病而直欲統歸之於陰大乎至身要大論云势者温之獨者益之大勞則動之太過而神不 盡矣故温之温也者養也温之者所以調其合於道其起居澄心且為從谷以待其直氣之復常也禮記 万樣傷飲食傷雖與風寒暑殿有餘之病不同然飲食傷又與勞倦傷不同勞倦傷誠不足也飲食傷土 日形不足者温之以氣難以樂温養之亦未嘗不東子部官飲適起居與盗心息慮也温字固其二意

打賊風虚和者陽交之行飲不如起居不断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臟兩說正相反 各或難了日素用陰陽應家論云天之和領殿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就感則害人六腑太陰陽明論云 哲之出類者也要敢輕議但恨其白壁微殿而或胎後人差重羞事子里之事故不得不偽剛耳知我者 世人猶住在以苦寒之劑望所帶係傷之執及其不愈而及甚自甚而至免但目病勢已極樂不能勝且 遊無補益然強之於物哲學氣不甚傷者豈不可哉但不宜犯為通行之襲自且所帶之物非积未入之 賢者病皆王病者一委之天命皆情然不悟其為妄治之失也嗚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也故表求垣生 者之罪再勸乎此則知消導補益推逐之理妄若夫勞後傷則紅乎補益因不待議雖東垣下海告戒然 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於於消導而不知變乎故備急丸者黃丸威應丸於蒂散等之推逐者潔古東坦亦 故補益惟其有餘故消得亦有物降氣傷之補益消運兼行者亦有物所帶西氣不甚傷宜消算鑑行不 領補益者亦有既停滞不復自代不須消導但當補益或亦不須補益者限古权木丸東垣橋皮权木丸 本香积木丸之類雖日消漢固有相益之意存乎其間其他如木香分氣丸淨氣松實丸大权殼丸之類 任而停滯者置氣受傷此不足之中兼有餘亦失節也以受傷言則不足以停滯言則有餘矣惟其不足 方益其理節也者何無不及無太過之中道也夫飢餓不飲食者胃氣空虚此為不足固失節也飲食自 本當委之而弗用也故善將兵者攻亦當守亦當不善者則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敗也非兵之罪用天 外傷內傷所受經言曼同論

也自足故從下而上從淺而深而多傷於皮肉筋脉耳熟謂過氣全無及於臟腑之理哉至若起居不時 相從而多傷臟水穀有形所主傳化物故因其所有而多傷所憑利浸潤其性緩慢其人人也以漸其始 而不能害臟腑抑氣水穀亦未公事害臟腑而不能害皮肉筋脉也但以抑氣無形臟主藏精氣故以類 論日風觸五藏如氣發病入正神明論曰夫八正之虚如以身之虚而達天之虚兩處相感其氣至可 肺難經日飲食勞後則傷脾劑乎此則水穀寒執宣不傷五臟子至於地之終私亦未之事害皮肉筋环 豆不傷六腑子素問口飲食自倍勝胃力傷觀乎此則水穀寒熱固傷六腑矣臺樞又曰形寒寒飲則傷 肖又曰東北風傷人內舍於大腸西北風傷人內舍於小腸東南風傷人內舍於胃觀子此則天之和氣 則五臟傷養極經白五臟之中風又口東風傷人內全於肝南風傷人內舍於心西南風傷人內舍於脾 問間其解不復之日此所謂似反而不反者也夫感天之和氣犯賊風虚和外傷有餘之病也感水穀寒 常中於陰則屬於附又曰虚和之中人也始從皮膚以入其傳包絡脈而經而輸而伏衡之脈以至於腸 此之異而致疑蓋並行不相悖也請者當更合而觀之其音斯盡若曰不然請以諸處所論證之金廣直至言 山風傷人內舍於肺北風傷人內舍於肺觀乎此則天之如氣固傷五臟矣憲福又曰和之中人也無有 語盖劳役所傷之病不杀上文要同之我故不之及也 食飲不節內傷不足之病也二者之傷腑臟皆當受之但隨其所從所後之處而為病耳不可以此論



等温元式 目録	<b>後別不</b> 攻方	海藏當歸九症陰	調胃白木澤瀉散此	清心凡納	大效牡丹皮散血	八物定志九補	理中湯加減例	易簡多蘇飲檢	生地黄黃建汤風	海越丘飲湯	易老門冬飲子	的支湯	易簡問風湯	易簡右子湯哦	金覆黄着建中湯	醫壘元戎
	<b>丞齊與骨丹</b>	<b>苦練</b> 九	四物六合諸方	火府丹湾	海藏大五補丸	潔古天麻凡融	平昌散加减例	萬病紫苑九	增損理中 九點	海藏大已寒丸	治勞復奏門及湯	蜜酒	十里聚	大補十全散勞	大建中湯	

後班諸樂府 養養養養養養養養 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野の見た大学目録早					十金種子法	易簡言歸湯如	黄耆青丁山	掌中金戴血	三陽頭涌	蒸病五蒸湯	三焦熟三焦寒	
						<b>福募香等</b> 官冷	三奇六神勉法	地骨皮积极散層	龍腦鞋緣九此焦	發黃街陳高加减例	活人收毒散温	後班諸樂附	

野皇元ガ 反更實達液四射禁竭血盡乾煩而不得眼此不可下宜與小柴胡湯 為氣實大為血虚小便當亦而難胞中當虚今及小便利而大汗出法應您家微可與小建中湯 荣樂衛氣冷微區心内煩此不可汗宜小柴胡湯 若濡而弱不可發汗宜小柴胡湯 榮氣不足血少故也宜小柴胡湯 若脈濡而緊濡則衛氣弱緊則祭中寒陽微衛中風發熱而惡軍 一發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凡用樂汗及吐下湯刺皆中病即止 若少陽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宜附子湯 若陽己虚尺中弱潘者復不可下之宜小柴胡湯 者不可下諸四逆殿者不可下虚家亦然嚴宜當歸四逆湯 虚者宜附子湯 皆不可吐殿者宜當歸四逆湯 發汗已上六透立宜小柴胡湯 當歸四逆湯 若少陽病不可發汗宜小柴胡湯 若咽中閉塞咽喉乾燥亡血如家淋家瘡家不可 若動氣在左在右在上在下並不可發汗宣崇的桂枝湯 若少陰病脈細沉數病在裏不可發汗官 不可吐宜小半夏加橘皮湯温中九 傷寒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吐諸盜 本虚攻其就又喊宜小柴胡湯 若脈浮而緊法面身痛宜以汗解假令尺中遇者不可發江 若下利清殼不可發汗宜理中湯四逆湯之類 若四逆厥及虚智 虚宜附子湯 有熟人宜黄耆人祭建中湯 若少陰隔上寒乾嘔 若咽中有動氣不可下咽中閉塞不可下宜鳥扇湯 若外事 若脈浮大應發汗宜柴胡井 有熱宜黃者人参達 若浮而大汉

臺灣心湯 半夏海心湯 攻之利不止者死宜四逆湯 逆湯下之則死宜四逆加人祭湯 若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及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謂 义清教腹滿宜用蜜前道法 若傷寒五六日不結門腹濡脈虚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也宜當歸四 之手是寒飲於達者此胸中寒實不可下也宜温中湯生薑汁半夏湯 若無陽陰強大便硬者下之 中熟儀不欲食食則吐此下之則利不止若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温温欲吐腹痛能吐始得 告子甘草石膏湯 若太陽與少陽合病心下硬頸項强而眩者不可下宜小柴胡湯 脉浮天不可下下之即死宜小陷胸湯 若陽病多者熱下之則硬宜小柴胡湯 若太陽發汗不知 轉屬陽明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遜不能不可下之下之為逆宜桂枝好黃湯 若太陽病有外發主 微則陽氣不足中風汗出而反躁煩盜則無血脈而且寒不可下宜往枝甘草壮確龍管湯 若結的 必發熱直調胃水氣湯 若色黃者小便不利也宜五苓散 若陽明病二下硬滿者不可攻之宜生 不可下直小半夏加橘皮湯太陰腹痛吐食自利腹痛下之以胸下結硬一敬陰病渴氣上衝心以 解不可下下之為逆宜桂枝麻黄湯若病發於陽而及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及下之因 下也宜用小柴胡湯 若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宜小柴胡湯 若陽明病身面色赤攻之 若下之以煩利不止宜為根黄灰首連湯 若脈灣到浮數不可下宜小共胡湯 若濡药做 若服字而然者不可下而反下之為大逆直往枝麻黃各半湯 若服數不可下宜柴胡往枝 结胸則有陷胸湯充三 溶則有瀉心湯五 若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不可下宜麻養 若病欲吐者

不可汗下吐三法利害非輕前人多列經後大抵醫更失只在先訴樂之錯則變生若汗下不差則永無 金属古者建中湯治虚劳東急諸不足宜此方主之 份寒六經所風形恐合用汗下吐和解等湯光仲景活人雲岐千保命集載之詳者此不復重錄數書中 七陽生黃畜血結胸痞氣及下測洞泄肠熱痢痙急勞等透生矣其如此故錄大其它於前使醫者 疾之初不犯也 婦人諸虚不足小腹急滿脇的順脹 所無者并諸方對證加減今載于後 虚損及產後勞傷塵騙不足腹中污痛吸吸少氣小腹拍急痛引胺計時自汗出不思飲食如當歸 痛骨肉酸於行動鳴之不能飲食或因勞傷過度或因病後不復加黃者一兩半 若婦人 易簡建中加減法 先者六味取三升去沒內勝餡今消温服一升日之若嘔者如生置 者腹溢者主要加收茶四雨 大陽澄柱枝二十四方麻苗 血交男子心腹污痛并四肢的急疼痛甚者如逐志半雨,若或吐或為狀如霍亂及胃污濕寒 若肺虚損不足症氣加半夏五雨 腹的急切痛如附子七錢半 若紅氣發作當於附子建中湯煎時加蜜一起頭許 若男子 桂枝 生薑山略芍藥时 東甘草和豚的十 大東竹野 右七味吸咀以水七升 下虚滿胸中煩悸面色素黄唇口乾燥少力身重短氣轉 一切血质

易簡右子湯治放城不問外感風寒山傷生冷及虚勞略血痰飲停積悉皆治療 大建中湯治内虚裏急少氣手足厥逆少腹擊急或腹滿茲急不能食起即微汗出陰縮或腹中寒痛不 大補十全散 堪劳苦唇口古乾精自出或手足作寒作熟而煩苦酸痛不能當立此補中益氣 兩名當歸建中湯產後半月每日三服全人精社 治男子婦人諸虚不足五勞之傷不進飲食久病虚損時發潮熱氣攻骨痛羽急疼痛夜夢遺精面中 接資脚膝無力喘放中滿脾腎氣動五心煩悶並皆治之 肉桂 桂心經 的藥 黃香路三甘草食 當歸 子各增一半名小青龍湯 惡心者不可用此 若久年放嫩氣虛鳴手在仁人然倍加麻黃添巧樂如麻黃之數華墨立味 人祭 半夏 茯苓 細平城 乾薑城 甘草災 官桂城 芍藥 明每服四錢水一盖半杏仁去皮尖到五枚畫五片煎至六分去潭服 若感冒得之加麻黄等公 參看术後草 与地柱歸川 三五錢秤用 生薑黃水煎 婦人虚弱用 名美號十全 治脾胃素實者用聽被去筋膜碎到以醋淹炒等分加之每服加怎梅一枚前服其效无驗嘔魚 右吹咀水五盏煎至三盏去浑分三服 り終 少年 告者 當歸 川芎 人参路一生薑科 附子近 半夏七餐 人参 白木 茯苓 五味子

易簡胃風湯治夫人小兒沒來虚入客腸胃水較不化泄瀉注下及腸胃濕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日 - 里漿一名水鉛蘆 夜風度 大盖栗米百餘粒回煎之分去洋稍熱服空心小兒量力減之 名加發地黃酱者甘草等分足在 十味名十補湯 若虚勞败加五味子 若有痰如半夏 若發熱如崇胡 若有汗如壮礪 物湯也以其氣血俱衰陰陽或弱天得地之成數故名曰十全散 演為等 當歸 若腹痛如白芍藥 若冒執濕風如白木 若血彩色素者陳血也如熟地黄 若血鮮色 服之 若氣短加人家 若小便不利加收苓 若脈弦潘加川芎 若惡寒如官桂 若脈潘加 紅者新血也加生地首 若寒热者如柴胡 若肌軟者加地骨皮 若脈法實痛甚者加酒浸去 虚寒加附子 若寒甚如等景皆依本方等分 若骨為發熱飲食自若者用十補湯加舉胡二兩 小建中湯也黃耆與此三物即黃耆建中湯也人然及今白木甘草四君子湯也川苦為樂萬點四 潔古云防風為上使 黃連為中使 地榆為下使 紫蘇紫 石為意末每服二大錢水一盖生量三片東二枚煎至七分不拘時候温服桂子藥甘草 川芎 官桂路半烏梅山 赤花茶路一 官社 黄歸 均藥 右為細末陳蜜為民如彈子大壩化一九 白木谷等 右叹阻每服二錢水

易老門冬飲子治老药虚人大遇 麥門冬湯治勞復欲死人氣欲絕者用之有效 海藏五飲湯一智飲心下二群飲肠下三來飲胃中四溢飲膈上五流飲腸問九此五飲酒後傷寒飲 過多故有此疾 烏梅均 百樂前 好蜜仁 水一碗 細魁十分乾醇 麥門冬 和甘草是兩梗米評 右門冬去心為細末水二盖煎梗米令歌去米的湯一小盖半入遊 五錢之東二枚去核新竹葉十五片同煎至一大多去浑大温服不能服者總滿口中後人 紀不能灌注者宜用此總滴法此方不用石膏以其三焦無大熱也兼自欲死之人陽氣將絕者於 小用石膏若加人多大妙 八参 枸杞 烏梅肉 甘草的三百藥煎而白芷科 白檀經 右為細末湯點 白被冷 甘草路二五味子 麥門冬生配各 右為粗末生薑水前 紫蘇葉人多 甘草 右先然蜜水去花沫今經冷下麴酵蛋白三攬三日軟 麥門冬 右各等分為細末原蜜八電化 八治山

海藏已寒光此九不惜上陽生於下 百損理中九王朝奉云大小陷胸湯九不愈者宜與之 一地黄黄連湯主く 寧錯語失神脈弦浮而虚内燥熱之極也氣魔鼻乾而不潤上下通燥此為難治宜 治陰證服四逆革胸中發燥而渴者或數日大便秘小便澀赤服此九上不跌大小便自利 血風證因大脱血崩漏或前後血因而枯燥其熱不除循衣撮空損休閉目不省擲手楊視搖動不 肉桂 温飲無時心食內生冷滋味等物因酒有飲如甚根花縮砂仁 之血血而復之氣大水氣湯下之自血而之氣氣而復之血地首黃連湯主之也不大便 而之内者用之生地黄黄連湯血藥也自内而之外者用之氣血合病循衣撮空證同 三錢水二盖煎至七分取清飲無時徐徐與之 若脈雷者加大黃下之 大承藏湯氣藥也自外 川芎 末糊為九桐子大温酒下空腹食前五七十九八九十九亦得酒酯為糊俱可 徒茶兩半良薑 生地黄 當歸路上赤巧藥 栀子 桂心 白木 括婁 均樂 陳皮 杜碼略二甘草砂三乾薑碗十秋實晚二十 鳥頭此錢附子地 乾薑地 芍藥 甘草 右等分對母南分四版水二盖生薑十片同煎至七分取 白木 黄連 校冷 黄冬路三防風配 厚朴 尚看为路 右等分為經 半夏 四 右為魔术每服 自氣五 猪

易簡分餘飲治感冒發熱頭痛與因痰飲凝積發而為熱並宜服之若感冒發熱亦如服養胃湯法連進 馬病紫苑九 数股微汗即愈大治中院宿悶心逆惡心阱胃進食小兒室女尤宜服之 大温者不離知母石膏五味子奏門冬 若大便泄者不離柱附白木乾薑 若大便燥結者不離太 為問者不離似實陳皮 離点或生量成首於沒 若頭痛者不離前胡石膏板子 若傷者頭痛者不離於胡石膏甘草 黃黃琴 若經水適來適去斷者不離小柴胡 若安胎者不離人參阿限白术黃芩 若發汗者丁 養時版义患症癖如碗大及諸黃病每地氣起時上氣衝心患臍較痛一切虫咬十種水病十種盛病 人治婦人傷寒妊娠服藥例 木香粉半 右吹咀每服四錢水一盖半生薑七片棗一枚煎至六分去浑不以時候素有痰飲者 者加枯葉根 汗者加壮礪 為細末煉軍為九如彈子大湯盡煎服不歇役與之不過五六門中豁然矣用藥神速未嘗見也湯 侯退熱以二陳湯或六君子湯問服若男子婦人虚常發熱或吐如下血過多致虚熱者用此樂三 少陽證共小柴胡湯加減在前附子 雨加四物湯二兩合和名於於補心湯 人参 紫蘇 若胎氣不安者不離首答來門冬人參 若麻發黑者不離首於枝子升成 若發熱惡寒者不離桂枝巧樂 若往來寒熱者不離於胡前胡 半夏 校奏给三积殼 陳皮 甘草

1

湯下防巴亦可 小兒疳剝逐白湯下 小兒乳食傷白湯下 月信不通煎紅花酒下 婦人腹痛 藍湯下 食飲氣塊好湯下 時氣井花水下 解風陳皮湯下 頭痛水下 心痛温酒下 大小 虫橘柳湯下 霍亂乾薑湯下 放城杏仁湯下 股督循直林湯下 除毒傷寒温酒下 吐逆生 便不通好草湯下 因物所傷以本物湯下 吐水熱湯下 氣病乾薑湯下 小兒天風中播防風 產後心腹脈滿並淋湯下 難產益志湯下 產後血利當歸湯下 赤白帶下酒前艾湯下 解內 柳湯下 氣噎夢噎何整湯下 打撲傷損酒下 中毒婦及甘草湯下 一切風升麻湯下 寸白 寿漏肠風酒下 赤白荆河子湯下 膿血刺米飲湯下 墮傷血問四肢不收酒下 蛔虫咬心猪 種風頑痺不知年咸晝夜不安等與鬼父頭白多角或哭或笑如思點所看殿中生瘡腹痛服之皆於 反胃吐食嘔逆惡心飲食不消天行時病婦人多年月露不通或腹如懷孕多血天陰即發又治十二 婦人身上頑麻狀如虫行四肢俱腫呻吟等疾 外傷寒粥飲下 室女血氣不通酒下 子死菜子湯下 又治小兒養潤大人癲狂一切風及無为 川考湯下 懷空半年後胎游了為下 有子氣衝心酒下 產量痛温酒下 血氣痛當歸酒下 紫苑上省 等来 英次 治此 加至五七九生道湯送下食後臨俸初有母者不宜服具引于後 か羌活 獨活 乾量丸 黄連去級罰杖去目及閉口 為浦 防風格率 右為細末入巴豆与煉蜜為九如桐子大每服三九漸 华的经 厚朴 寶雅特 於谷皮 皂炭等处子 巴豆出油研 人参半雨各

及啖炙煙熱食發為鼻或加川芎一雨若傷胃吐血以此藥能理中股分利陰陽安足血脈只用本 欲飲水者添加术半雨 若苦寒者添加乾量半雨 若腹滿者去白木加附子一雨 若飲酒過多 野氣動也去术加官往一雨半野惡燒故去不恐作奔放故如官柱 若性多者加於茶一雨 再於积實理中湯內加指婁根一兩 若中附子毒者亦用本方或止用甘草乾薑等分煎服仍以為豈前湯解之 若霍亂後轉筋者理中湯內如火椒石膏一兩 若臍上 若温 一年至

者及諸吐利後胸唇欲絕心南高起急痛手不可近者加把實状答各一兩名松實理中湯若湯者

十門散か必例 滿如桑白皮 若婦人亦何帶下如黃者 若酒傷如丁者 若飲冷傷食如高良姜 若潛脱泄液 手心熱煩躁不安百節酸於加柴胡 若痰嗽瘧疾如農製羊夏 若本越氣涌如治香 若水氣衝 温疫時氣二毒傷寒頭痛壯熱加連體蒙百五寸五或三十粒煎三二服微汗出愈若五势七傷脚 若為解濕如扶養丁香白木為語胃散一法加霍香半夏 若如乾薑為厚朴湯

K.

物定志九補益心神安定魂魄治疾去胸中邪熱理肺野 治傷寒吐利 吐多加生養 滕濕禪加免終子 若白刷加兴茱萸 雨生薑煎服 加肉兰蔻 合為調胃散 若膽氣不足加 若髓竭不足加 **岩肝氣不足加** 若心氣不足加 牛黄紅錢另 少陰證真武四逆等湯在活人姜 若七邪六極耳鳴夢沒盗汗四肢沉重腿膝酸疼婦人宮藏久冷月脈不調者加肉桂 若胃寒嘔 寒~雨湯浦 若風疾四肢沉困如荆芥 若欲進食加神麵麥牙吳茱萸蜀椒乾薑桂為吳茱萸湯 若加葉本桔梗為和鲜 若加霍香半夏為不於金正氣散 若應疾寒軟者加柴胡 若小肠氣涌者如苦練 岩與五於散相半為對金散子 岩與六一散相合為黃白散 岩與錢氏異功散相 一法加後冬丁香各三雨共成六味 若氣不舒快中脘落塞加縮砂仁杏附子各三 右為細末煉蜜九桐子大米飲湯下三十九無時 生地黄 上黨参 細年 天麻 遠志以 後神法 後葵去破谷 酸棗仁 花神 當歸 地榆 若亦例加黃連 若頭風加豪本 若轉筋霍亂加楠木 若腿膝冷痛加牛膝 若神昏不足加 若脾氣不足加 若野氣不足加 若肺氣不足加 若渾身虚建构急加地骨皮 朱砂镁 白木 熟地黄 白术 天門冬 遠志 白巧盛 預知子 麥門冬 五味了 麥門冬去心各 於神 益生 若腿

潔古老人天麻丸治證見活法機要 入效牡丹皮散 治血藏虚風及頭目不利不思飲食手足煩熱肢節拍急疼痛胸膈不利大腸不調除 陽相干心驚松悸或時旋運 服二錢水一盖半煎五七沸食前温服益血海退血風勞攻注消寒疾實脾胃理血氣攻刺及氣 使藥再為用也 大至百九空心食前温酒白湯下服藥是雅塞直於通利故服半月稍覺雅塞微以七宣九輕缺了 附子如兩行諸經不止 牡丹皮 川芎 形之劃也益火之源以消陰野壮水之主以制陽光錢氏地黃丸減桂附 燒酸濫 右八味皆君主之藥 若不依易老加减服之終不得效光加五味子為皆氣九述類為 仲妙病鄉使筋骨 村着 當歸到兩和養血 天麻片的酒漫三除風禪 牛膝片雨酒浸三强筋 孰地黄補肾水真血 白茯苓能伐腎が濕滯 积設好的各 肉桂船半木香 肉桂補野水真火 獨活極去賢問風邪 澤瀉去胞中留垢及遺育 河子内 陳皮炎 牡丹皮補神志不足 羌活十五成去骨節問風 右為細末煉蜜為九如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九病 白术以始与藥経 山茱萸治精滑不禁、乾山藥能治皮毛中 玄夢所樞機管領 草解於兩另肚骨 甘草 附子能行諸經而不止兼益火 當歸一兩 羌活 生地黄元養真血 右為細末每 三枝

I.

四物湯益禁衛滋氣如月水不調臍腹污痛等蓬並見局方 海藏語胃白 火府丹西丁俱寫 清心九治熱 海藏大丘補九同三才九例 黄芩 术本藥各半治腹臍上腫如神 若心下唇者加积實 若下風者加牽牛 門尽酒下海荷湯亦得 音襲上兩天門冬 月黃連時 之樂也 當節和如刀刺乃通督鄉之察此我也直稱血如將下痛非此不能 川芳治 **厥陰證與等湯見陰證累例** 首 右為太原家為九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十九 本方數服以七宣九世之 是東朝執證至妙 天門外 泰門冬 為浦 黄連 澤鴻 八澤河散治疾病化為水氣傳變水鼓不能食 ち樂 生地黄二大通三 陳皮 族神 川芳治風泄肝本也如血虚頭痛非 族等 右為細末煉蜜九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九温水下臨卧 奏門外去心 益智 右為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十九點即 木杏 构祀 加减于後 檳榔 地骨皮 巧藥和血理脾 x 岩加地區 右為末一法加白 熟地

柴胡四物湯 首連桅子謂之熱六合 若虚寒脈微白汗氣難布色清便自調加乾薑附子謂之寒六合 風六合 若氣虚於起則無力眶然而倒如厚朴陳及謂之氣六合 若發熱而煩不能睡即者 當歸 若血虚而腹痛微汗而惡風四物湯加茂桂謂之腹痛六合 則黃芩四物加黃茶倍污藥 若秋則門冬四物加天門冬倍地黄 若冬則桂枝四物加桂枝传 皮治婦人骨茶 恩身沉重無力身京微汗加白木茯苓謂之濕六合 若產後虚勞日久而脈浮灰宜 倍地黄 脈沉潘血虚 冬倍當歸 脈沉寒而不食 若春則防風四物加防風倍川芎 若耳 冷崩中去血過多亦加勝艾 若婦人當服春倍川芳 脈花頭痛 若妊娠胎動不安下血不止者加义十葉阿賜一片又加慈白黃者 若血藏虚 若風眩暈如秦光羌活謂之 夏倍芍藥 脈洪飧泄 若中

物湯如黄芩 白木格一 腰首問問痛宜玄胡六合都順用四物湯和玄胡 苦練路一雨 水煎服 老婦人前骨肢節痛及頭痛眼弦增寒如瘧宜治風六合 下多痛直分樂之合用四物湯納竹樂刊 若經事欲行臍腹紋痛臨經看者血徑也且 川芎 若無果上衙心腹肋下滿門宜治氣六合 四物湯和木香 檳榔科 用四物湯和玄胡 若練解炒檳榔 木香格一 熟地黄 當歸 若經水溫少宜四物內好奏花煎以即紅花 巧藥的十加柴胡野人多 若經水過多別無餘證宜黃拳六合 黄芩 若氣充經脈故月事煩併曆 四物湯和防風 羌活的 若虚爱歌的欽敢端滿官 甘草 老臍下虚冷腹痛及 半夏舞路三 利四

1

5

八物湯 用四物湯和黄民 甘草 茯苓 白木酪一 温聖元成 李船丰 若妊娠傷寒事就大量於於了真及下了一下一大人名湯 用四物湯响栀子如厚朴 积是教则各 若妊娠傷寒汗下後不得眼者宜栀子六合湯 用四物湯响栀子 各妊娠傷寒胸脇溝痛而脈位少陽也宜柴胡六合湯 用四物湯四雨柴胡 黄芩路之 若好 若妊娠傷寒下後過經不愈温毒發斑如錦文宜升麻六合湯 用四物湯和升麻 連組路之 身熟無汗脈浮擊太陽經病宜表夏六公湯 用四物湯和麻黄 細辛的 食成少血虚有且 厚朴六合 用四物湯神厚朴馬粮松連接動 若經水暴下加黄谷一雨 若腹痛者如黄連如 大黄祥 桃仁十趟法皮 若妊娠傷寒汗下後放嗽不止者宜人参之公湯 用四物湯和人 濕之我肢節煩疼脈浮而熟頭痛宜風濕方公湯太陽標病也 用四物湯如防風 蒼朮製 娠傷寒大便硬小便亦氣滿而脈沉數陽明太陽本病也急下之宜太黄六合湯 用四物湯細 盛寒脈浮而弱太陽經病真衣虚六合湯 用四物湯柳桂枝 地肯皮絡之 若妊娠傷寒頭痛 之 若婦人無積者四物湯内加 廣茂 京三稜 桂枝 乾漆略 若婦人傷寒汗下後 黃富歸各一兩 若經水道來通斷或有往來寒熱者先服小柴胡湯以去其異熟後以四物湯和 夏月不去黄芩 若經水如黑豆汁者如黄葵黄連各一雨 若經水少而色和者四物湯加熟地 五味子錢五 若婦人妊娠傷寒汗下後虚痞脹滿者陽明本虚也且厚朴公為湯 者妊娠傷寒身熱大過旅然而煩脈長而大者宜石膏六分湯 若妊娠傷寒中風表虚自汗頭痛項強身熱 岩妊娠傷寒中風

若虚寒似傷寒者加人參 柴胡 防風 若產婦諸證各隨六經以四物與仲景樂各羊版之 發寒熱者如敢生薑 牡丹皮 芍藥 柴胡 若水停心下微吐逆者加猪等 於答 防己 效如神 若婦人或因傷酒或因產亡血或虚勞五心煩熱者宜四物二連湯 周四物湯此黄 若滑潘者加 官桂 附子 若嘔者加 白术 人祭 生薑 若大温者加知母 石膏 若 結四物與調胃水煮湯各半為玉燭散 病四物與參蘇飲相合名補心湯主之若四肢腫痛不能舉動四物着水各半湯主之若治煙 腹中刺痛惡物不下加 當歸 芍藥 若血前者加 生地黄 蒲黄 黃芩 若頭昏頂唇者 城傷寒畜血證不宜堕胎樂下之宜四物大黄湯下 用四物湯 生地黄 酒浸大黄 若露 傷寒汗下後血漏不止胎氣損者直勝艾六合湯 用四物湯四阿勝 艾各羊兩一方加其童甘草 妊娠傷寒太陽本病小便亦如血狀者直琥珀六合湯 用四物湯和琥珀 從令船半 告妊 母船羊 若妊娠傷寒小便不利太陽本病宜状於六合湯 用四物湯酮状於 澤瀉船牛若 四物與縮砂四君子湯各半名八珍湯 附子炮転肉桂船半 岩赤白帶下宜香桂六合湯 用四物湯和肉桂 香附子船半 若好 若妊娠傷寒四肢拘急身凉微汗腹中痛沉脈而遲少陰病也宜附子六合湯 用四物湯酮 柴胡 黄芩 若因熟生風者加 川芎 柴胡 防風 若藏秋溫者加 大意 桃仁 胡黄連額温飲清汁 四物與桂枝麻黄白虎柴胡理中四逆来使水風深膈等地 若流濕潤燥宜四物理中各半湯 若保胎東令人有子 若熱與血相搏口古或渴飲水加 括葉 参門冬 云

1

治喉閉透巡不数方 海藏云婦人姓族畜血 苦練光治奉豚小腹痛神效 海藏當歸九治三陰受邪心臍少三腹污痛氣風等證 殿西里元我 四物龍膽湯 用四物粉半差活 防風發三草龍膽 防已络二水煎 白灰 以醋糊調藥末厚塗項上須東便破血出立差 半两全蝎十八個炒丁香十九個别為未和了酒糊九桐子大温酒下五十九空心痛甚如當歸前 川苦練 茴香 附子上两腿 婦人姓城或畜血 丁香路半 目赤暴發作雲髯疼痛不可恐且 半湯此易老用藥大客也 若虚煩不得腔加竹葉 人象人若婦人血虚心腹巧痛不可忍者去 四物湯路半 地黄、加乾薑名四神湯 海云自于者不宜服 右為細末酒糊及桐子大空心温酒下三五十九大效 防風 松當桃仁勿妄施 若諸弱有濕者四物與日本相半加天麻 後谷 川山甲 酒煎 若 獨活 右三味酒二升者盡為度焙乾細末之每杯藥末一兩人 全蝎的半茴香炒 他皮方太正 要教子母俱無損 仙人防首要 續斷的并若練 大黄四物對服力 玄胡路水木香

上佳 苦味香城半 三焦熱用藥大例方在 風威人於密室温即取汗 服之神清無輕是樂之驗須更隔五日服之如中風無汗宜服若體施自汗服之是重七津液也若 和习杯三五千下每一两作十尺朱砂為衣每服一大先指碎酒一盖自晨浸至晚食後臨卧機行 斤去節根用大河水三石三針数至六科鴻過去浑再数至二升半入銀石器内数放賣入前藥去 製雞筋脈的急左癱右與一切風疾並皆治之 不遂口眼鳴斜手足不仁言語寒濫或痛入骨髓或禪裝皮膚或中急風於湖不言精神各處行也 小水氣湯 柴胡飲子 清神散 大永氣湯 香附子 苦寒的一香白正在麝香好職 右一十四味為細末入看另引又用財黃 血分外 龍原即少许 桑白皮 答术 川芎 連翹防風湯 凉膈散 該胃承氣湯 洗心散 桃仁承熟湯 清凉似子 朱砂作衣經 八正數 通治大熟 石菜散 四順清京飲 能胜飲子 何首島 多利子 嚴靈仙 防風船二五味 麻黄膏煎丸 一三黄凡 **黃連解奉湯** 厚角地黄湯 松當湯九 桃仁永氣湯 大小如指彈 右治半身

T

1

中焦 下任 上佳 陽毒玄然升麻湯斑在身 治汗下吐後毒不散表虚裏實熱較於外甚則煩燥藏語兼治喉痺腫痛 陽毒升麻湯班在面 旨思えた成 到根橋皮湯班在前 右此內有寒熱之大略也若外有寒熱者當求别法 大數四喉痛下膿血五日可治七日難愈 發班諸藥 許再服温度手足汗出解否則重作 桂附凡 選少丹 桂枝如芍藥 血分寒 桂枝加附子湯 二氣丸 多新加湯 **崖**角 橘皮 治傷寒一二日或吐下後變成陽毒腰首痛煩悶不安面亦狂言見鬼下剝脈浮 治傷寒暴發肌中無爛效而心問但嘔清汁宜此 杏仁 鐵刷湯 射平 附子理中九 八味丸 知母 一神珠丹 一巴戟丸 黄芩 一大建中 大真丹 胡椒理中九 黄芩 通治大寒 甘草路半 四逆湯 大已寒九 甘草 右叹咀水三升煎取半飲一蓋刻 右等分對每用五錢水煎

-	虚熱	實執	4.4			古今	蒸病		<b>警毒</b>		消毒			陽毒	六
血	氣也		采無夷	<b>粳米</b>	甘草气	古今錄驗五蒸湯	治者	升麻配	毒升麻繁	牛旁子	消毒犀角飲子治痺	五錢生	升麻	毒栀子湯少	玄麥
青蒿	烏梅	黄芩	大酷	右十味以	於為起	<b>答湯</b>	上隨各經	當歸	甲湯隆班	丁献荆芥西	ナ治海	墨五片豉	施子仁	少陽陽明合病	升麻
幣甲	秦艽	黄連		明以水	人参西		虚實內外	甘草格二蜀椒	大建中湯	防風配		五錢生薑五片致百粒水前	黄芩		甘草分
蛤蚧	柴胡	黄蘖		九升煮取	竹葉雨		治者宜隨各經虚實內外淺深用藥加減可也	ナー	好	甘草和			芍藥	治陽毒傷寒	
小來		大黄		二十十分為三	乾地黄		加減可也	清繁甲炎		水煎服			石膏	傷寒壯熱百節疼痛	右紹坐水煎
牡丹皮				為三服亦可	葛根爾			雄黄叶					知母	疼痛	
				可以失者	(南三知母			南右丸					甘草		
				心小麥水乃者	黄芩雨			石為末每服半雨水前					杏仁		
				意樂 己	石膏碎			雨水煎					柴胡		
				心海藻茶	年 页			1					右粗支		

		_	_												
三焦年	膽果白	育的無	肝果眼	胃清下	肉質魚無	牌焦信	小腸生	血魚	記者	展验的	大陽朝	氣過以	唐哈味	茂 雪山	月市東北美
<b>天</b> 石膏	柴胡	川芎	川芎	石膏		芍藥		走黄	黄連	級色不調	<b>扁</b> 石	<b>拿</b> 和	壮丹皮	石膏	烏梅
竹葉	括婁	香歸	古品	粳木	芍樂	木瓜	令木通		生地黄	主地黄	大黄	人参		桑白皮	大門久
			前胡	大黄	The second secon	苦零				告明歸			men yeripamining dipinialasani yerama yazani dipinialasani		麥門久
			ATTENDED TO THE PERSON OF THE	芒硝		a digitalism	<b>严</b>	李小使	A CONTRACTOR OF THE CONTRACTOR			华子			紫龙
				葛根		many many department on the second of the se		to provide the second of the s				The state of the s			
***************************************		PROPERTY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RSONS ASSESSED.				ur annum depresant i sompretto la analis la es-						and the same of the same of			
				The second secon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Military + 117 (Compressor False Supplying Spring Spaces			
	<b>共熟</b> 石膏	热石膏	為柴胡	竹巷墓歸	方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b>芍樂</b> 芍樂 古墓 高歸 前胡 當歸 前胡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苓 木通 生地黄 芍樂 大瓜 芒麥 大瓜 芒麥 香歸 前胡 當歸	答 木通 生地黄 芍樂 大瓜 苦夢 大瓜 苦夢 大瓜 苦夢 香歸 前胡 當歸 前胡 當歸	等 木通 生地黄	生地黄 生地黄 生地黄 大瓜 苦夢 木瓜 苦夢 有通 生地黄 當歸 有明	生地黄 岩歸 生地黄 岩歸 桂心 董子小便 當歸 桂心 董子小便 香歸 前胡 富歸 前胡 富歸	大黄 芒硝 生地黄 當歸 桂心 董子小使 當歸 桂心 董子小使 當歸 桂心 董子小使 當歸 前胡 當歸	大黄 芒硝 生地黄 岩鹟 建地黄 當歸 柱心 童子小便 黄露 首歸 首語 首語 首語 首語 首語 首語 首語 首語 首語 一大黄 芒硝 當歸 前胡 當歸 前胡 當歸	李 大黄 芒硝 生地黄 岩歸 桂心 董子小便 黄歸 桂心 董子小便 黄露歸 前胡 當歸 前胡 當歸

X

二陽頭痛 根散治陽毒其如火頭痛躁渴咽喉乾痛 几此諸慈治熱病後食肉油膩房酒犯之而成久蒸不除變成疳病即死矣 川芎分南隨 小所服經經歷度俱無性會有 防風 獨活 生地黄 地黄 石細末生薑水煎或沸湯點亦可大人小兒官宜瘴烟之地温疫時行或人多重投 此樂不可關一方少加達荷同前 治傷風温疫風温風眩風痰運温 石膏 前胡 教 大黃雌 於今 高歸 防風 石島 黄葉 地骨皮 柴胡 升麻 甘草 滑石 生地黄 羌活 和母 牡丹皮 為根 积殼 山桅子仁 寒水石 沉香 白芷 當歸 滑石 柴胡 校答 朴硝西半 生地黄 桔梗 川芎 右為末水煎 巧藥 甘草

T

百集高湯加減 拿中金九治婦人乾血氣 龍照難於 上往歌 問題に大政 小便不利煩燥而渴 韓氏立名為首陳依於湯 苗陳植皮湯 小苗陳湯 除煩解劳去肺熱放衂心熱驚悸脾胃熱口甘吐血肝膽熱泣出口苦腎熱神志不定上而酒毒高熱 消遏下而血滞五淋血崩等疾 紅车 股體逆冷腰上自汗 加附子乾薑甘草 大抵只是仲景陰發藥內加茵凍也用者要當識之 於黃素諸莊證治法在後 監書例 前藥未己脈尚伏加具茱萸附子乾薑木通當歸 巴豆川城全 右通為細末生死紋汁和九彈子大每用一九新綿包定內陰中一日即白二日即 赤三日即血神效 川山甲炮甘草 四肢遍身冷者 苦一杏 川椒 加茯苓猪苓滑石當歸官桂 加附子甘草 若陰證頭痛只用温中樂火矣力理中蓋附之類也 苦意慈 白附子 草為頭 身冷汗不止者 道陳四連湯 煩燥喘嘔不渴 加黄皮白木半真生 加附子乾薑 首陳附子湯 猪牙皂角路二 += 海淮美沙沙

**黃者膏子煎光治證同前** 易的苔輪湯治一切去血過至眩暈囚絕傷胎去血產後去血期中去血拔牙去血金瘡去血下止者樂 地骨皮松殼散治骨茶肚熟肌肉消瘦少力多国夜多益汗 頭欲倒也能治之 薄荷斤 麥門冬去和 黄連 人参 木通南一柴胡一两到同木通沸湯半 右為細末好蜜二丁先煉一二沸然 後下生地黃木不住手機時加木通柴胡汁浸收成膏勿令火柴焦了然後将前樂來和九如豌豆 人参 白木略十柴胡 黄芩略一白正 知母 咯吐如四血去心寒門冬湯下 脾胃熱赤芍藥生甘草湯下 肝熱防風湯下 野熱黃稻湯下 大每服二十九白湯下 虚勞煩熱施子湯下 肺熱黃芩湯下 心熱悸動恍惚人寒湯下 嘍 逆者橘皮湯下 室女虚勞寒熱潮作煎人祭共胡湯下 己上並食後臨卧服 地骨皮 秦托 柴胡 然令不住攬成膏至半斤入白家一兩傷一兩再然令蜜陽軟得膏十两放令凡樂 末黃耆青子九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九百沸湯下空心右用黃耆半斤粗末水二斗熬一斗去降西 柳枝頭各之简藍三片烏梅一箇每服去浮臨卧 治五林及婦人漏下車前子湯下 疾嗽者生量湯下 这中痛者道黄滑石末一錢調下 氣 积数 知母 當歸 甘草半雨生乾地黄於雨名 黃書 甘草菜的餐甲一筒半手 右為細 繁甲醋炎 右等分為末水一蓋根 新潘黄 阿林山

十金種子法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間而止不爾則過一官矣予問故師曰深則少陰之分肅殺之方何以 經統一日男二日女三日男此之外皆不成胎大風大雨大寒大暑陰晦日月蝕皆不可交接所生 生化淺則厥陰之分融和之方故能發生所以受胎之處在淺而不在深也非月經後皆不可用事惟 **芍藥半雨乾薑等分米飲調下** 空心煎艾湯調下若產後惡血注心迷問喘急腹痛依前用黑豆加生薑自然汁煎服 白虎白髮一百斤 青龍青萬自然汁三升 加羊肉一雨生薑十片水煎、若臨月服之則縮胎易產若室女婦人心腹污痛經脈不調水前 便合煎服 用大盆是一宿子伏內至寅日踏極實為度甲寅戊寅度寅乃三奇也即鋪如翹法 頭痛如荆芥 若崩中漏下失血不止加香附子炒每兩入甘草一錢沸湯點服 若有白帶者加 玄武杏仁四升乾波用水 若腸風藏毒每服如槐花末半錢三日取下血塊即愈 若吐血亦宜服此 若血氣上鳴下腫 若姓銀胎氣不安准後諸疾酒煎服 若難生倒横子死腹中先用黑豆一大合炒熟水與小 當歸於等 右叹咀水煎熟服 若座後眩暈如打樂 產後腹疾不可忍加官桂酒童 姓娘子见或不死胎動酒水合前即下水处者即安 若虚損腹痛少氣頭取自汗每般 若難產用百草霜香白芷等分童子小便好醋谷一合沸湯浸服甚者再服已分娩矣 朱雀赤小豆三十湯歌去 右一處拌匀稍乾為效 幻陳蒼耳汁二升 騰蛇野狼子汁四升 若產後

ŀ

中田 して

女殿聲暗歷四體不完矣 壮礪城 紫梢花 韶腦 香治子宫久令赤白带下 為細末煉蛋丸如雞頭大臨事用一粒 毋丁香 黄狗頭骨烟 蛇狀子 破故紙 E

治小兒壯熱昏睡傷風風熱看珍傷食皆相似未能辨認問服升尿為稱湯惶惶散小柴胡湯甚敏盖此 海越在湖草英 音輕親宫十大尉病瘡疹吸屬治之王曰珍未出屬何職腑一瞥言昌月果熟一醫言傷寒不退一醫言在 若出歸一證肝水疱肺膿疱心麻脾疹惟肾不食椒毒而無諸證瘡患者屬腎由不慎風冷而不飽肉 氣入兒藏中本先因微寒入而成瘡疹未出五藏皆兒病器內一藏受穢多者乃出瘴疹初欲病時生 生之時口有不潔産母以手拭淨則無疾病俗以黃連汁壓之方下臍糞及涎穢也此亦母之不潔 數樂通治之不致該也惟傷食則大便敢臭不消化畏食或吐宜以無下之 好腹中有毒錢氏曰若言胃氣熱何以下凉下熱若言母腹中有毒屬何藏也醫曰在脾胃錢氏曰既 之者當詳其所傷何物生硬寒熱不等不可處用巴豆之類天毒之藥下之升麻為根湯太陽陽明由 徽寒入一句并由不慎風冷而不飽內虚一句勿認作寒證當識用稅能九即知庭珍多熱也 虚也又用抱龍九數股愈以其別無他候故未發出則見五藏證已出則歸一藏矣 海藏云本先因 作京年熟手足冷脾也面亦腮類亦值連師也惟野無候以在府下不能食穢故也八唐疹乃五藏毒 呵欠頓問為怪不原下執手足含面思赤綠放嗽噴嚏此五藏證俱見呵欠頓問肝也時發為降心也 在脾胃何以整悸疑曰夫胎在腹中月至六七則已成形食母織液入兒五藏食至十月滿胃脘中至 磨疹標本 海越云傷食宜以藥 民勉學

消毒散治瘡疹未出或己出未能勾遍又治一切震凉膈去疾治咽喉痛 升麻药根湯方在前保命 小兒耳冷歌冷手足作燒作源面亦時敢時連衛棒此種珍欲發也未能辨該問服什麻湯消查散已發 怪怪散治傷寒時氣風熱痰雖放败及氣不知 實際青治療疹已出用此藥塗面次用胡荽酒外治法 人者尽地黄為血剛王忠散肺野藥石高寒水石為氣劑 湯甘露散餘依錄說大人小兒同治法惟劑小大不同耳海藏云消去散大陽樂白虎湯治身熟自 疼鼻或不得即陽明藥也正為泄時暑之剩甘露飲干肺皆樂也甘枯湯少陰藥也紫雪天門冬寒时 未發皆宜服仍用胡荽酒黃植膏暑月煩燥食後與白虎湯玉露散熟歐與於雪咽喉或生擔與甘枯 惺惺散風熱咽不利脾不和少陽為小便不利也小柴胡湯往來寒軟胸腸微痛少陽也然欲知其經 桔梗 錢水一盖入海荷五葉煎至七分温服如要和氣入生薑五片同煎用防風一 云此前數方皆温平之剩一法加防風薄荷 海藏云此如減四味亦各隨經證也 二曲 細辛葉去 甘草鲜利荆不穗二發 右同為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盖草去浑温服 海藏云太陽陽明之南 甘草则 白花茶姓白木 枯葉根略一 分用川芎一分此以 右同為細末海服二

X.

\*

1

地黃丸治腎虚解顧即越病也治脉毛而虚 高青九方在保命 海藏云東垣先生治莊後風熱毒翳膜氣量遮睛以此剩下之大效初帶易治 四聖散治瘡疹出不快及倒屬 甘露飲子治心胃熱咽痛口古生瘡并瘡珍已發未發並可服之义治熱氣上攻牙線腫齒動搖 肝九治肝虚 瀉青九去枪子大黄 從頂至足与遍切噴頭面病人左右常今有胡芝即能辟去汗氣瘴疹出快 巴下一二九或三五九空心温水下 山茵陳葉 首張中 粉状正二的 生地黄 熟地黄 天門冬法奏門冬法机把葉社积教战物首奏法 石斛站 熟地黄影山茱萸 乾山樂 澤鴻 紫草耳 大通生 甘草性 如早用意不至面縱有亦少 四物湯内加防風羌活等分為細末煉蜜為九是也 胡妄細切四兩以好酒一盏煎一二沸入胡荽再煎火時用物合定放冷右每吸一兩口做啃 右谷等分為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盖食後温服牙齒則合嗽并服 积殿去職 右同為粗末每服一錢水一中盈煎至八分温服無時 甘草面 右同為細末生油調從具前至眼医並厚塗之日三南次 白茯苓錢四 右為末煉蜜儿如桐子大三歲 海藏云甘露飲為 甘草炒到

漓心湯鴻丁 導亦散泄內的在條合 為黃散為脾熱自黃口不能吮乳 亞黃散補牌 為白散海肺脾熱目黃口不吹乳喘嗽 為野九治脉洪而實前地黃九熟地黃改生地黃去山茱萸是也此治左手本部脉若右尺洪實以鳳體 问膠散補肺 丹寫之此地首九即仲景八味九去桂附若加五味千為野氣九此益肺之原以生野水馬 首連去檢 右為極細末每服一兩至五分一錢臨計温水調下 海藏云易差單寫心湯加减法 出於此乃實邪也實則泄其子 服一二錢水一盖食後服 副寫牌以燥濕 桑白皮少爾到地骨皮面 甘草牌雨 右為細末每服一二錢水一盖入粳米百粒同煎食後服 易老如黃連 海藏云治肺熱傳骨然自汗用此以直寫之施子黃於亦能鴻肺當以氣血分之 訶子肉 甘草格半陳皮而 馬迎鈴鄉甘草炎 泰松子以香谷 海藏云杏仁本寫肺非若人參天門冬來門冬之補也當以意消息 丁香笑 右為紅末每服二錢水一盏煎服 杏仁皮发 右為末每 海藏云此

.1

通膈九 座論等英 功散温中和氣治吐泄思食凡小兒虚含病先與數服以正其氣 查查禁止他于仁和 在香葉 白木 錢至二錢水一盖前清汁服 錢水前如飲水者多前與之 海藏云四君子湯加减法治風勝氣脫泄利太過 校同前 **一** 定 是 战 取 末 黃龍湯犀角地黃湯加減法 海藏云此少陽陽明相合也 橘皮 海藏云與通膈九相類上下氣血樂也 茯苓 白术 牽牛 海藏云四君子補脾湯如减法 地骨皮 赤芍藥 柴胡 木春 大通路等 右熱細末滴水及栗粒大每服三五十九量虚實加減 甘草的半牽牛照明生 右為極細末三二歲電湯調下半錢已上一錢食前 石膏部 甘草町 防風和 右對同家酒微炒杏為細末每服一 甘草 白伏於 甘草州 人参略一乾萬如雨 右為末無服一錢至二 海城云此刺為肺熱 陳皮格等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盖生薑五片聚二 乾葛到路甘草半雨 右為末海服一二錢水

化毒汤治小兒瘡痘己出木出並可服之 黄耆散治盗汗 風松子湯治小兒瘡痘故出未能得透皮膚熱氣攻咽喉眼亦心煩 古血散治魔子或出不快 京草木通湯治小兜瘡疹 翹散治一切熱兼治魔沙有神教 草龍店 防風 青黛丽路龍般終人釣藤縣一黃連科 牛黄 敢老幼皆宜 海藏云太陽少陽藥也首論温平者此也 東米大每服一二十九金銀湯下 甘草家路 右吸咀水二蓋粳米五十粒同煎此乃陽明之樂也 人参 沒苓 粳米谷等甘草城 右為末每服四錢水煎此小便不利 絕子 甘草 右為末水煎 海藏云治熱在外而不厥此少陽無也 生地黄谷等 右為末水煎 荆芥穗和甘草和 防風科 右為細末沸湯點服臨卧大利咽喉化痰涎止 麝香 右為細末数糊井

3

論曰班珍之病其為證各異態於随於外者屬少陽三焦相火也謂之班小紅點行及層之中不出者 如聖飲子治小兒瘡疹蚕攻咽喉腫痛 省不可下恐安動而變此謂少陽通表宜和之也當先安裏解毒次微發之安裏解毒須安五臟防風 安華防風湯 湯是也如大便不過看須微發之樂錢氏方中甚多宜選用之如大便秘宜做利之當歸及豪變百样 若能吐利猶不可下也便宜安裹若不吐瀉者先安裹藥三五服如能食而大便秘結內實者宜缺利 屬少陽若火也謂之疹凡類斑證若自吐為者慎勿亂治而多吉謂形氣上下皆出也大凡瘡疹首尾 之若內虚而利者宜用裏樂末後一服調微發之樂服之大松安東之樂多發表之樂少秋則微疎之 九是也初知班珍若使之班珍併出小兒難禁是以别生他證也首尾不可下者首白上焦尾 日下焦 便實权能飲食而內實宜當歸凡微利之 令都氣不煙併而能作者沒使兒易禁也其温暖者順身京者逆二者宜多服防風湯和之安東若主 白芍藥於 右酒調如欲止痛只用温熱水調下 海藏云族和之治四收出不快加防風大效此 潔古老人班論 甘草生 麥門久共和 右為末竹達同煎細細服

夫羅之為病皆由于在母腹中時浸漬食母血抗塩而成毒皆太陰濕土壅滞若相二火之所作也因小 得伸越此脉發有表而無裏故禁首不可下也尾不可下者為極毒已顯於外内無根帶大便不管 孫發之其變不可勝数矣前人言首是俱不可下者何也白首不可下者為避未顧於表下則預氣 日己裏諸病不能與極疹辨别者不可疑作無疹必須發之但各從其所傷應見治之皆不妨避出去 紀真氣既歐正氣义王都無所容或因天冷或因傷衣以因傷裹與由是而生馬治當何如外者外治 通者利之衛者安之潜者分之何以執一為故大於傷寒同治最高高論院經用藥不可關也假今五 内者内治中外皆和其極自出至於惡寒者於之表大執者奪之渴者清之大便秘結者下之小便下 海藏老人斑論 作到旋丸從少至多以利為度 當歸科 甘草药 黃連 防風和 地雷度 黄茂 芍藥 青州東去被二右用水一碗同煎至水盡為度去大戟不用將東路的 大黃路二 右先將當歸於賣子入藥末三味為凡漸加服之以利 教 积鼓 秦始子解并右為祖末每服四五

施論革英 終藏府元無凝滯也若有一切裏證及大便結者安得不下温暖不使之通風以其發在冬時故如此 後人執此二句首是俱不敢下温暖不今通風不知天今之所加人身之所感致使誤人多矣大抵前 出不快 化毒湯 出太多 犀角地黄湯 地骨皮黑粘子湯 咽不利 者安之凉驚九重者瀉青九 實定其中外則可以萬全矣 也若發在夏時則雖未出亦不用於此也與之用藥大率以脉為主浮中沉之於乎樂按之 人之言隨時應變以其所可者而言之後人不知其變故執常而不移也憶首尾俱不可下者以其始 胡飲子選用察其在氣在血 小便不通者利之導亦散八正散之類當求上下二焦何經而用之歌 令上行也 渴者清之大渴者白虎湯小渴者凉膈散 大便秘結者下之桃仁承氣湯四順飲子些 寒者殺之宜防風倉水湯 表大熱者奪之此表者通言三陽也天陽歐則氣以上行言奪者用法不 外傷升麻湯主之 内傷松實九主之 大便要者根尤九主之 若傷冷者温之神應九主之 而惡寒或天今寒而惡冷温緩蓋腹不令通風也避若已出身熱天暄何必用蓋腹而不使之通風平 切裏證下之則瘫氣逆陷故禁尾不可下也有如所言温暖蓋覆不今通風以其脏未出或身表凉 己顯雍證所用之藥 未顯麻證所用之蘇 桔梗甘草栀子湯 肺不利 紫草草甘草积殼湯 太陽出不快 泄者分之寒則異功散四君子湯熱則澤瀉茯苓湯 荆芥甘草防風湯 桔梗甘草銀粘子湯

凡未出而發播者是外感風寒之邪內發心熱之所作也當用於粉下解毒犀角地黄湯主之 出而聲音不出者是形氣俱病也當清其肺氣宜用八風湯并凉膈散去硝大黄亦可 擅於己出後有聲音者乃形病氣不病也 瘴疹未出去聲音不出者乃形不病而氣病也 若磨疹 大小便滋則是熱在内煎大黃湯下宣風散 若身表大熱者表證未能不可下 若班疹已出見小 熱小便不利當利小便八正散 若已發後有餘毒未散復有身熟瘡腫之類當用茶粉下解毒丸 密如針頭形勢重者合輕其表而凉其內連翹升麻湯若與已發密重微喘飲水者有熟證用去風 明出不快 升麻加紫草湯 少陽出不快 連翹防風湯 四肢出不快 防風好藥甘草湯 不被下之 若出不快清便自調知其在表不在裏當微發散升財為根湯 若青乾黑陷男不大熱 瘡疹輕重候



Œ 4 Lishih tong youn shinshi. L693l 1907